

丁玲

集作傑

舊



丁玲傑作集目錄

柒

夜會	一
給孩子們	一一
他走後	六四
楊媽的日記	八二
自殺日記	八八
不算情書	一〇〇
我的創作生活	一一〇
我的創作經驗	一一五
我們的朋友丁玲 (蓬子)	一一八
女作家丁玲 (茅盾)	一五四





853
丁玲傑作集

夜會

最先曉得這消息是第三弄口上的七阿嫂，阿七還在馬路上賣花生米沒回來。李保生來說今天晚上有戲看，要七阿嫂叫阿七買三十斤花生米，還說要阿七只能賺一個銅板一斤，因為都是自家人吃，便是阿七兩夫婦也有得吃的。

七阿嫂一曉得了這消息，一會兒就傳開了。好些人都跑到第十弄李保生家去瞧。李保生沒看見，只有幾個人在他們口捧着一張紙神氣活現結里結巴的唸，小麻皮也在那裏唸，說他們是戲子，真見鬼，小麻皮會唱他媽的卵戲。

快散工的時候，弄門口就貼了兩張寫了字的粉紅洋紙。認識字的都要跑攏來看看。不認識字的就跟着擠去問問：

「什麼事體？」

「嘿，老哥！有人請過節呢！」

「叫朋友請酒，擺家家年兒……」

孟頫藏書

「過他閻王老子節，飯也沒有吃的，窮開心！」

「花生米不要吃，看看九一八新戲倒好呢……」

「嘿，今天廠裏張工頭還勒着。要我們捐幾個銅板把什麼東北義勇軍，說不要過節了，我們一個也沒有拿出來，我們比不得有錢人家過節，也不花錢，也不捐錢，鬼曉得這錢捐到什麼地方去！……」

「過鬼節，張印子才要過節呢。」

張印子是個放債的人，今天跑到這同和里，有五十多家都欠他的債，他逼了一些錢，還搶了許多破夾衣，舊桌子，連床鋪抬走了的也有，弄得男人們都在心頭發氣，暗地裏捻緊拳頭：「媽的你狠，總有一天做死你！」女人們更有哭出來的。抬了床去的人家，沒有法，在四處找稻草。

「買根籬的開水泡飯吃，快些呀！」

「小狗子，今晚有戲看呢，九一八是什麼，你懂麼？」

「媽媽不懂九一八，問爸爸好了，爸爸昨天同阿七講不准紀念九一八，說外國人要來捉

的……」

都急慌慌的吃了晚飯，小孩子們因為想擠在前邊看戲，飯也沒有吃飽，都跑到第十弄去了。女人們碗也不洗，往鍋子裏一泡，擰着，推着也去了。這個弄裏自從春上吃過大鍋飯後，還沒有這樣熱鬧的集會過，這是一個新的晚會。

第十弄人全塞滿了。還在擠着來。屋子裏也塞滿了人，都從空的地方，人頭同人頭空着的地方，塞進一個眼睛去，樓上也是人，屋子上面也是人。第十弄的末端，不知在什麼時候搭了幾條木板，搭得高高的像個臺，大約是做戲臺的，却也站滿了人。臺上臺下都鬧成一片，聽不清講些什麼，時時從人叢中吼出一聲兩聲「李保生！你叫我們來做什麼，快些說呀！」

拿了一個話筒子，不是李保生，是第九廠的王大寶，他開始說起來了：

「今天……」

阿翠，小五子，梅英，幾個站在一塊的，就悄悄互相推着，吸吸的笑了起來，看這癩痢頭不出，他也學着拿話筒子了。

聽到每人有一把花生米吃，就全場都笑了。

「真是小意思，大家不要見笑，不過吃着玩玩，那裏是過節？」王大寶也笑着說，後來忘記了，把話筒子拿在一邊，又接下去道：「媽那個辰，節，節在租界上過着啦，看那邊天，紅着啦，電燈密得像天河的星，人打扮得像洋畫上的妖怪，老子三十年了，還沒有過過節，小的時候還跟着我那媽拜拜菩薩，只有鬼，我不信這些了。前年廠裏還放半天假，自從去年來，哼！別說了，咱們大家都有數目……」

對的，哪個心裏沒準兒，這弄裏還有許多人上夜班。莫說笑聲都縮了回去，就要勉強裝個笑像兒，臉子也拉得痛。都不做聲，說不出什麼話，讓這癩痢頭說下去吧。

「媽的，今夜就叫着來聽你說傷心話麼？」有人心裏這樣想着。

靜靜的，王大寶也不說下去，只有沉默在這裏停住，人都有點不舒服起來了。

這時李保生才一下跳到王大寶的前面，他笑着說道：

「嘿，咱們別說那些什麼節了吧。那又值不了個什麼，丟把那些少爺王八樓子睡覺去吧。咱們今天請大家來玩玩是因爲咱們這同和里，新組了一個班子，咱老李，不怕出醜，自

己編了一齣新戲，他，黃伯祥便教排，戲子也不少，就行頭可憐得很，咱們都是自己人，別見笑。戲演得不好，包瞞點，演得好，還得請大家都來咧，咱們這個班子叫九一八劇社：」

這樣一說，又把大家的心說開了，好些人又鬧了起來：

「九一八什麼呀？……」

「什麼豬蟲呀？……」

「我來一個，李保生……」

「噓……別鬧囉，李保生你說下去呀！」

「爲什麼叫九一八劇社呢？」李保生一大聲接下去說，全場便又靜下來：「那是因爲從去年九一八……」

「九一八是什麼？」從窗口送來一個女人的喊聲。

「我曉得的是在去年九月十八那天，東洋兵打瀋陽，放火，放炮，殺人，姦淫，就同春上在閘北一樣……」

「對了！」李保生又大聲喊起來。

可是底下却又有人接聲問：「是不是怕忘記了，來個會紀念？」

「要龜子才忘記，九一八好忘記，春上那一仗總不會忘記，咱們這一弄堂人，看誰沒有餓過，反對東洋老板不肯上廠啦！餓飯好忘記，吃大鍋飯總不會忘記的……」從屋上也有人這樣喊起來。

「前次罷了工，又被什麼科長跑來說一陣甜言蜜語，騙着上了工，可是他媽的東洋老板却又要關廠了，老子不記得九一八，總記得東洋老板，總記得那些科長！要關廠麼，可不容易，總得拚下死命的……」

阿翠，小五子，梅英……好些個紗廠的女工，不覺的也喊起來了：

「記得的！要打倒他們！」

「反對三日班！」

「反對張工頭勒捐工錢給東北義勇軍！」不知什麼人却這樣喊了。

「放屁！東北義勇軍是民衆的，是我們的，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我們要捐工錢給他！」

「要捐！要捐！……」

「不准捐給張工頭，那走狗……」

於是李保生又拿起話筒子大聲的說：

「安靜！安靜！聽我講，我講完了，再讀大家輪流上來演說，再演戲看。要早點完，明日還得上工的呢……」

「好！不要吵！」

「李保生你說呀！」

慢慢的才又安靜下來。於是李保生說，說了許多，一年來，他媽的東洋人從瀋陽越打越攏來了。佔據了東北，要打大鼻子去，英國，美國，法國……都高興讓他衝頭陣。另外的一些大鼻子人，就是他媽的白俄，也幫助他們。只有我們的民衆義勇軍，孤孤單單的在那裏用血肉抵抗着。春上打了上海，十九路軍的兵士們自動抵抗着，但終於被斷送了勝利。現在上海又緊張了。東洋老板要關廠。幾十隻兵艦，停在黃浦灘裏，砲架在下關，政府却始終沒有一個兵抵抗着。一年來，看我們上海的工人，失業的有一二三十萬。哪一天我們沒有失業的危

險，一天天還要減低我們的工資，加多我們的工作時間，管兩部機器的，要管三部四部，要改三日班，餓飯的，起碼也有一百多萬人。他媽的，他們來替我們想過一點法子麼？你一罷工就派人來騙你，就雇白俄，用巡捕趕着你打，現在一年了，大家既然站在這一塊兒來紀念九一八，就應該想個法子怎麼來紀念……

李保生也是一個紗廠工人，一點也沒有了不起的地方，可是在這時，在大家心裏都同他要好得很，都覺得這個傢伙是在他們一羣裏不能少去的一個。大家就又喊起好來。

接着便是演講了，那爭着幹上去，從後面擠着，推開一些人跳上去了。

「讓他上去呀……」

夜會在這個時候，便更嚴肅了起來，忘記了中秋，忘記了花生米，連看戲也忘去了。只有帝國主義資本家，和他的一切走狗奴才，變成了各式各樣的猙獰面孔站在當前。切膚的痛楚，緊緊的扭着，個個都要喊出自己的聲音，都要拿起個什麼向前去撲滅了這勢力。

阿翠和其他的一些女工，都滾在這熱烈的潮聲裏，她們也跳上台去破口的喊着：

「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武裝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全個弄裏的人都和着她們喊，她們使他們更感到親切而且敬重起來了。

小夥子們也跳上台去嚷，媽的個辰，看不出都是些能幹角色呵！

後來還是小麻皮想起自己背就的那套話兒，覺得有點癢起來，他才提醒着還要演戲呢。問大家還要不要看。

戲開始了。大家都樂着。是因為幾個人的化裝有趣極了。不曉得肚子上塞了一些什麼，弄得那樣大，帶上假鬚鬚，算資本家。小麻皮披一張狗皮的披風，跟在高鼻子的帝國主義的後面。他扮的實在不是好角色，裝帝國主義的走狗有什麼用頭。大家都嚷着說：

「小麻皮！你吠吧！你把那套屁背熟了沒有？……」

「背熟了，我唸給你們聽吧……」

「等等，要等到高鼻子生氣罵你的時候……好，開始！大家靜些，」

戲開始了。可是底下還是時時嚷，譬如那鬚子說：「把那羣豬替我捆起來，他以為他們比我的汽車踏脚還值錢些麼？」於是底下就哄然的響起，「臊你娘！打死他，打死資本家！」……後來好容易才輪到小麻皮。他打起哭喪臉，拖着鼻涕似的說：「是；是，我的老爺主

子！我的親乾爹！我一定要壓住民衆！民衆是什麼王八蛋，也敢抗日，我要殺死那些搗亂的，只是，親乾爹呀！你總要收納我呢……」

「該死的！該死的小麻皮！抓下這個不要臉的，出賣民族利益的狗來打死他！……」

李保生裝一個老工人又病又傷在床上，他還是不斷的喊！

「起來呀！伙計們……」

於是底下更熱烈的響應他。後來甚至跳上幾個人去，擁着他吼了起來，也有幾個人跑去要打那幾個。

戲劇雖說演得不很有次序，却得着了擁護，大家都嚷着說：「以後咱們大家都來演戲吧。這日本矮鬼還演得不好，還要兇些才像呢！」

一直鬧到十點鐘，才散會，有些人得着花生米了，有些人沒有得着，但都是一樣的滿意，像在身體裏面加了一些什麼東西進去，個個穩健的，有着把握，懷着快樂的希望走回自己的房去，而在心裏大家都記得，十八號那天一定要參加市民大會去，那是我們的紀念九一八的大會。

給孩子們

幼稚園

愛若正騎在娜娜的身上。娜娜怎麼變成真的大黃狗了。他們倆在一片大竹林裏面跑，娜娜會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呢？跑着，跑着，忽然叮噹叮噹的響起來了，嚇的一下，怎麼從娜娜身上就跌下來了？怎麼那個胖河馬太太就站在面前，鼓着眼睛，沙着聲音說：

「乖！你起來了！」

起來就起來。擡着頭一望，好些小紳士也都在穿衣裳了。窗子外邊的樹葉上，有一大片黃黃的清晨的陽光，從那里流進來好些鳥兒的清脆的歌唱，流進來軟軟的柔風，帶着草的香，花的香，愛若高興極了，一跳就從被窩裏跳了出來，望着走了過去的河馬太太的後腦發笑，只想在那剪短了頭髮，白的凸出的後腦上開個玩笑。可是河馬太太卻走出去了。愛若一面趿鞋子，一面向大寶提議，悄悄的到水池邊去採一朵紫色的小花回來，一朵最先開的小紫花，他敢打賭說。大寶先有點怕河馬太太，後來也高興了，小寶也哼着要去，珍兒也哼着要

去，要去就跟着走吧，哼哼唧唧幹什麼？可是回來的時候，河馬太太真的就發氣了，孩子們都站在房門口了，排着隊去洗臉。河馬太太一發氣，珍兒就哭了，大寶小寶也把臉駭白了，趕忙說是愛若要他們去的。愛若就愛若，愛若不怕河馬太太什麼一定要洗臉在一塊兒？……河馬太太不知道把他們當什麼東西管着？河馬太太一睡去了，長頸鹿太太又來了。這個長頸鹿太太更使愛若討厭。這兩個都是幼稚園的。保姆河馬和長頸鹿的渾名都是愛若加上去的，愛若聽過河馬太太的幼稚園的故事。愛若自己有時是虎兒，有時是象兒，可是這些小雞小狗都太無用了。愛若講那些頑皮的有趣味的故事給他們聽，他們都高興，不過愛若一說，「走吧！小兔子！」他們就都不做聲了，或者英兒，或者美兒就會說，「別聽他的，要挨罵的，不要出去，就坐在地板上，做好孩子！」坐得太長久，就睡去了，做夢夢到媽媽給糕喫。愛若看不起這些夢，愛若不要糕喫，也不要河馬太太，也不要長頸鹿太太做着醜樣子來摸他，喊他乖孩子好孩子……

這個幼稚園是一個有名的幼稚園，常常有坐汽車的老爺太太們來參觀，把河馬太太同長頸鹿太太忙死了，天天管着孩子們不准把衣服弄髒，外邊汽車一響，一個跑到外邊去招待，

一個就悄悄頓着足，喊着孩子們說：

「唱！唱鴿子飛來！唱花園裏！不准望外邊！有參觀的！……」

「鴿子飛來，鴿子飛來，快！快！快！快！飛到這裡來！……」她提着頭先唱了，於是孩子們便跟着唱了起來，都坐着不動，眼望着外邊。於是參觀的來了；一個漂亮的紳士陪着一個美麗的太太，紳士說：

「瑪麗！你看這羣小天使才乖，又乾淨，又聰明，唱得真動人，把小瑪麗也送來吧！」太太也笑了，走了進來，用她帶手套的手摸珍兒的頭髮，她問她：

「你唱這麼歌，可愛的孩子？」

珍兒不敢答應她，還是不伍的唱。

參觀了遊戲場，參觀了寢室，浴室，小的白潔的牀，小的白潔的澡堂，小的白潔的廁所，小的白潔的……一切都太乾淨了，管小孩子也管的好，都聽話，規矩，將來一定可以成乖乖的人，成一個紳士，乖乖的坐在辦公處，打字，算數目字，洗乾淨手了才喫飯，按月領薪水，養孩子，又把孩子送在幼稚園，或者就做河馬太太，做長頸鹿太太。於是小瑪麗就送

來了，於是小瑪麗的爸爸又把財產算了一次，捐了一筆款子給幼稚園了。河馬太太更胖了，長頸鹿太太的長頸也更長了。兩個人還是成天忙着，管着孩子們坐在亮的地板上玩着，唱鴿子飛來。又在唱小麻雀了。

有一天紳士和太太又來了，不是小瑪麗的爸爸和媽媽好幾個，都走進來摸孩子們的頭，摸下巴，有個長女人，塗了很厚的粉的女人，也走到愛若的面前，摸愛若的臉龐，愛若真不慣極了，怎末女人這麼討厭，動不動就在你臉上身上來摸。愛若討厭這個厚粉女人來摸他，就躲開，撇着嘴，於是長頸鹿太太遠遠的便伸過頸子來說道：

「愛若！乖！握握李小姐的手！她喜歡愛若的。」

「喔，你叫愛若嗎？這個名字漂亮得很，你幾歲了？密司特張！你看這個孩子長得真美麗，有趣極了，像彼得潘。」她就將愛若的手拿在她手中。愛若聞到她身上有一股味道，不知是什麼氣味，他就定定的望着她。她血也似的紅嘴唇裏有兩顆放亮的黃牙齒，不曉得她要不要咬人。

長頸鹿太太又伸長頸子說：

「愛若！你跳一個卻爾斯登，這孩子跳得真好。」

於是小姐又拍着他，要他跳，讓出一塊地方來，圍着他看，把他放在一個圈子當中，像看猴戲似的，紳士們也圍了攏來，把他當一個玩把戲的猴子看着。

「跳呀！你真乖！愛若跳得最好了！……」

愛若鼓着眼睛望大家，他不動，要跳大家跳，先得出主意的長頸鹿太太跳。

河馬太太也急了，咻咻的催着：

「愛若乖乖，你跳給紳士們太太們看呀！……」

愛若望見河馬太太在流汗了，他忽然想那個故事上的河馬太太來，常常爲頑皮的孩子們弄得流汗的，於是他忍不住的卻說了：

「我不叫愛若，我是虎兒，她是河馬太太，她是長頸鹿太太，長頸鹿本來也是幼稚生，不知怎麼又是太太了，太太也好，讓她做太太去吧，我不喜歡她。」

「什麼話，什麼話……」紳士們，太太們都有趣的笑起來了。

「真的，我不撒謊的，一樣的幼稚園，我去拿來給他們看吧。」他一說完便跳着跑出去

了。河馬太太喊他也不應，她搖着大肚皮追出去了。河馬太太一定跟着他在房子裏打了好些圈，渾身卻是汗，紳士們，太太們都喜歡看有趣的事，都不肯走，看了半天他和河馬太太在幾間房子裏賽跑，後來河馬太太的頭髮也跑散了，衣服也撕破了，走不出來，便坐在隔壁房角上哭起來了，於是愛若就把一頁藏在牀墊下的畫報拿了出來，紳士們，太太們一看就都哈哈大笑，眼淚也笑出來了，用一塊大手絹放在鼻子上用力的掀，原來畫報上畫的那個河馬太太同這個坐在屋角上的河馬太太真像，長頸鹿太太臉也紅了，當着紳士們又不敢做聲。孩子們看見別人笑，也就都大笑起來了，愛若高興的說着：

「鸚鵡應該說：『快躲起來吧，到寢室裏去。』……」

可是紳士們帶着太太們卻走出去了，他們假裝出一付嚴肅的臉，同長頸鹿太太說：「這個野孩子要好好管着他。什麼人家的，危險人物呀！」

這次的醜丟得太利害了，河馬太太把一付胖的臉在長頸鹿的頸項上擦眼淚，兩個人傷心的哭了半天，怕沒有人給幼稚園捐錢了，怕都把孩子們帶回家去，換了幼稚園了，到晚上才想好了一個主意，就是寫封信把愛若的媽媽，要她把愛若帶回家去。愛若的媽媽抱着邁克兒

就來了。媽媽是喜歡把愛若放在幼稚園裏的。媽媽又是極喜歡愛若的，河馬太太騙着媽媽說：

「幼稚園的地方太小了，現在不要寄宿舍了，孩子是可以來的，不過要住在家裏，來去要有看護送，媽媽最好請個看護送孩子。」

媽媽講了一些好話都不成，只好帶着孩子回家去，媽媽說：

「要有一個娜娜也好了。」

愛若說：

「邁克兒有個娜娜。」

媽媽笑着說：

「邁克兒的娜娜是真的娜娜就好了，就好送愛若上幼稚園了。媽媽明日替愛若找個娜娜吧。」

於是愛若就離開了那個幼稚園了。

有趣的媽媽

現在愛若住在家裏了。

愛若喜歡假裝着搖鈴，「噹，噹，噹，呵，邁克兒！起來了！」於是他又望着彎起腰在掃地的媽媽說：

「媽媽要說，『孩子，乖，你起來了！』媽媽怎麼不學河馬太太鼓着大眼睛呢。」媽媽拿了開水和燒餅來，愛若也一定要洗了手才去喫，還要說這是最好的牛奶呢。

愛若很喜歡媽媽，媽媽比河馬太太，比長頸鹿太太都可愛，雖說河馬太太和長頸鹿太太都做得更像愛小孩。愛若有幾次想替媽媽另外取一個名字，總想不好，媽媽不像虎兒，又不像象兒，媽媽又沒有翅膀，不是就叫她做仙女，媽媽最好是叫媽媽了，於是愛若也就不再想替媽媽取名字了。

爸爸是一個使愛若奇怪的東西，紳士不像紳士，衣服是穿得同那些來參觀的紳士們一樣的。可是他不要帶手套，不拿棍子，不叫愛若跳却爾斯登，他有時候同愛若玩起來也像一個小白兔子，像一個小黃狼，可是有時候又兇起來，他常常同媽媽說：

「都是你不好，進什麼幼稚園，把孩子反弄壞了，那只是鬼族幼稚園，你看，他懂得這

樣多事情了。」

鬼族，真有點鬼族，看那些小紳士，小太太，就真嘔氣了，都沒有邁克兒好玩，邁克兒比那個都小，可是跌了跟斗，他不哭，拍拍手，望着愛若笑笑又玩他自己的去了。

媽媽一做事去了，愛若就同邁克兒玩，要邁克兒扮河馬太太，挺着肚子。扮青蛙請酒，也挺着肚子。邁克兒喜歡扮蜜蜂，嗡嗡嗡嗡邁克兒就裝做飛出去了。到了花園裏，花園裏的花，都緊緊的排着隊，站着不動，歪了頭望着邁克兒，邁克兒說：

「小紅花，小紫花，你笑一個吧。媽媽喜歡你。」

邁克兒就站在她們的肩頭上。

她們不懂邁克兒的話，假如是真的蜜蜂的話，她們是懂得的，她們都奇怪的望着他。邁克兒也明白了，他就學着真的蜜蜂的話嗡嗡了起來：

「同邁克兒到草坪上去跳却爾斯登吧，愛若告訴邁克兒的，去呀，去呀，小花兒！」於是邁克兒就從花的肩頭上先飛了。

可是花兒都皺着眉，花兒不能夠去。園丁剛剛灌了許多臭水把花兒的脚都淹着了。又把

她們緊緊的綁在一根柱子上的。她們走不動，等下又會有小紳士們的大皮球來壓她們。邁克兒飛回來一看，真的她們都是綁着的，邁克兒走攏去替她們去解繩子，總是解不下來，後來邁克兒才明白他是一個蜜蜂，蜜蜂解不開繩子的，於是他不肯扮蜜蜂了，他還是要做邁克兒，於是他一下又就是邁克兒了，他還是坐在愛若面前，愛若又要他扮爸爸，自己扮媽媽，要邁克兒坐在櫈子前邊學爸爸寫字。邁克兒也不想怎麼不是蜜蜂，怎麼又沒有花園，他笑了一笑真的便去學爸爸了，本來邁克兒是長得真像爸爸的。

一喫過了晚飯，媽媽就抱着邁克兒坐在矮椅上，愛若坐在媽媽對面小櫈上，媽媽就開始說：

「從前有個孩子……」

愛若就張着眼睛，心裏想，「媽媽，這孩子不會是愛若吧？」

「是一個聰明的可愛的孩子，他很小就送到了幼稚園裏……」

「幼稚園裏有紫的小花，有一個小池塘，還有一個河馬太太……」愛若這樣想。

可是媽媽卻是這樣講的：「這個幼稚園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幼稚園鬼族的小孩子們都不

准進來，住在這裏的小孩的父母，都是一些創造這個世界的人。他們在半空裏，在地下室流着汗，不停的要創造出一個真正好的世界來，所以才爲他們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又大，又美麗的幼稚園。」

「比河馬太太的幼稚園還好嗎？」愛若擔心的問。

「好得多了。只要孩子們一到了那裏面，就更聰明了，不只會唱許多歌，還會修房子，做織布機，連飛機也會做。飛機，愛若看見過的吧？坐了飛機就可以去打強盜，……」強盜是什麼，強盜一定是強盜，是要打的東西吧。

媽媽的故事總是講不完的，愛若和邁克兒就又睡着了，就又坐了飛機去打強盜了。

於是第二天又來了，媽媽又要同愛若講幼稚園，講小朋友，講一個大兵，還要講彼得潘，講永無島，講鮫人，講胡克。胡克是一個大海盜，他的右手是一個鐵鉤，凶殘到極點了，沒有人不怕他，但是他打不過彼得，他怕彼得，後來是彼得把他推到海裏喂鱷魚了。彼得，是一個永遠的孩子，不會長大，不會穿紳士的衣服，到寫字間去打字，不會長鬍子。愛若聽得有趣極了。有時候學着彼得向邁克兒說：「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可是爸爸是不喜歡彼得的，爸爸也不喜歡胡克，有時爸爸抓着假的彼得，像河馬太太，不，像達林先生，也不，像一個爸爸似的吼着說：

「要不得，要不得，趕走彼得，趕走胡克，鬼話！你要把孩子往什麼地方送呀！送到永無島上去麼？」

媽媽卻笑着答應：「你要我講你翻的偷雞隊麼？」於是媽媽不講彼得了，又去講小黑貓變仙女了。

媽媽大約一定也會同着愛若，邁克兒，去看鮫人，也會飛，常常是住在有野花的，山上，有小屋的永無島。有青蛙，有小魚，有睡蓮的池旁，或者是荷葉上吧。

弄假成真

爸爸一早起來，等不到喫最好的牛奶，就是媽媽從後門邊提進來的開水，便到前屋裏去抹桌子了。媽媽也趕忙走過去，媽媽說：

「有幾個囉？」

「五個，六個吧。」

六個什麼呢，還是六個河馬太太，六個蜜蜂，六個胡克……

「我想是要預備午飯的了，假如喫飯只是像彼得他們那樣裝着喫，倒是好辦的。」媽媽等不到爸爸笑出聲便又走過來了。

果然，一點也不用擔心，一個，兩個就來了。來的不是河馬太太，不是蜜蜂，不是胡克……是像爸爸那樣的。他們都躲在爸爸的房裏，講故事，是講的一些騾子話吧，愛若總是聽不懂。愛若時時跑過去，躲起來看他們都裝出一付正經的面孔，爸爸又是爸爸，不是小白兔，不是小黃狼。後來忽然就看見一個什麼的眼睛了，是像媽媽的那樣的眼睛吧，後來她就走出來了。她握着他的手，便問道：

「你是那個？」

「我是愛若，」他想起也應該問一問別人，所以他也莊重的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鈴鈴。」

「鈴鈴」愛若望着她，鈴鈴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吧，管他，是鈴鈴就

好了。

邁克兒顯得是同鈴鈴很熟的，他一下就把她抓着了。鈴鈴就同他們坐在一張長的沙發上，他們扯她的頭髮，她也就扯他們的頭髮。

「鈴鈴！有個叮克鐘兒，是你的本家麼？」

「什麼，叮克鐘兒，呵，那個小仙女麼，我不認得她。」

愛若的小嘴撇着了，看得出他一定有點失望。

「我想媽媽同她很熟的，是媽媽告訴你的吧。」鈴鈴只是爲着想安慰愛若才那末說的吧。

這時媽媽也走了過來。媽媽卻這樣的說：

「是的，鈴鈴不認得叮克鐘兒，但是她認得許多胡克，認得許多彼得潘，她同胡克打過仗，她還曉得胡克在什麼地方，你們要她引去吧，她認得路的，她不知多少回引小平去看過。」媽媽真好開玩笑，她不過想使鈴鈴在孩子們面前受點窘。

孩子們真的就嚷起來了，先是愛若說：

「鈴鈴！帶我們去吧！」

邁克兒也說：「我是要去的。」

這個玩笑真是開得不小，孩子們太認真了。鈴鈴抱怨着媽媽說：

「我只好不管了，我要走了，我還有許多事情，你自己真太小孩子氣了，我想你應該先學會變戲法才好。不是你騙不好小孩們的，你看他們都真的相信了。」

看鈴鈴的樣子，她的確像不認得彼得潘不過媽媽還是要頑皮的說：

「不要信她，她是真的可以同你們去的，愛若，她是要你向她行一個海軍禮，邁克兒就給她一個頂針，她就可以真的同你們去了。」

愛若以為還是相信鈴鈴可以帶他去好些，他就同邁克兒照了媽媽的意思抱着鈴鈴吵起來了。

鈴鈴曉得再埋怨媽媽也沒有用了，真是好搗亂的媽媽。鈴鈴只好說：

「要走就走吧，可是愛若以為應該怎樣去呢？」

想來是應該飛的吧，飛一定比坐黃包車有趣，愛若在夢裏是常常飛的，愛若就主張也學

文黛她們一樣，是從窗戶裏飛出去。

當然邁克兒也是贊成這樣的，他以為有翅膀是好玩得多了。

於是媽媽便把不要的申報紙拿來，剪了幾個翅膀，有兩個大的是給鈴鈴的。

一瓶明星漿糊都貼完了，還加了一些米湯，才算是貼好。他們就試着來飛。鈴鈴只以為是騙騙小孩子玩的，那個曉得真的就飛起來了。當然飛得最好的是愛若，因為邁克兒大小，太頑皮了，他常常亂踢着腳，所以常常在屋子中翻跟斗。鈴鈴飛了一個圈又掉下來了，她實在有點喫力，看見過鈴鈴的，就會知道她一定不是一個好的飛行家，她只是一個胖胖的鈴鈴。鈴鈴掉在地下了，她仰望着浮在上面的愛若說：

「好，我不去了，我飛不起來了，你們自己去吧。我要開會去了，真是太胡鬧，我假如還要擔擱一會兒，我就又要受批評了。」

她反轉手去，要扯下那翅膀來，還好，邁克兒一下就把那隻手抓住了，愛若也把另外那隻手抓住了，兩個人一擡，於是鈴鈴又飛在空中了。

「趕快走吧，不是鈴鈴又要開會去了。」愛若同邁克兒說。

於是兩個小傢伙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拉着鈴鈴朝窗子外邊飛去。屋子上面搭涼棚的竹篙子還把鈴鈴的肩頭打了一下。

這個玩笑怎麼弄成真的了，媽媽這才焦急起來，趕忙跑到窗子邊，喊着愛若，喊着邁克兒，又喊着鈴鈴，問他們什麼時候好飛回來。

爸爸他們也跑來看，這時他們已經飛得高，只像一個小鳥兒了，鈴鈴這天不應該穿長旗袍的，他們還看得見那討厭的袍緣時時裹着她的脚。

爸爸他們倒並不怎樣奇怪，只寬慰媽媽說：

「放心好了，有鈴鈴在那里，他們一定很好的，一定會回來的，會報告我們一些有趣的故事。」

可是媽媽後悔了，她沒有想到會弄假成真，她只想捉弄一下鈴鈴的，誰知把自己捉弄住了。沒有了愛若和邁克兒，她怎麼能夠生活？她應該多剪兩個翅膀，同他們一塊兒飛去的。她覺得她有兩顆眼淚鑲在眼睛上了，她要去揩牠，又怕有人看見，她害羞的來望，房子周圍，她看見邁克兒的駝絨小黃狗歪著頭望她，她不覺的叫了起來：

「娜娜！去呀！去把邁克兒找回來。」

娜娜還是只歪着頭不說話。

媽媽自然不肯燒午飯了。爸爸他們到底是不是學着彼得他們那末假裝着喫午飯的，就不知道了。

我這一次只要七個

飛，飛，先還看見媽媽站在窗子口，後來就分不清了，這個地方的弄堂房子是數不清的那樣多的。一些高樓又把那些弄堂房子遮住了。飛過高樓去，又是另外的高樓了。於是他們就儘往上飛。鈴鈴也會飛些了，他想她不會掉下去，她就飛在前邊引路。可是邁克兒老打着圈子，他忘記了胡克，他以為太好玩了，他問愛若道：

「你以為這個像什麼？」

「像做夢睡在雲上面的。」愛若就飛上了一朵白雲。

「不，像在大澡盆裏洗澡。」邁克兒又去用腳划着空氣。

「當心，別掉下去了，這底下正是一個大黑洞，你看。」

鈴鈴往下面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煙筒，正在噴出濃煙來，有兩顆煤煙衝在她的臉上了。爲躲避這一陣煤煙，於是又朝上飛去，太陽正曬在他們身上，這個金色的，放着許多金箭的太陽是更有點熱了。他們的臉都有些紅起來。幸好總有風，把他們剛剛一出來的汗便吹乾了。愛若以爲最好鈴鈴還是把長旗袍脫了好些，不是她會趕不上他們，鈴鈴也忘記了裏面只穿一件男孩子們穿的小坎肩，她真的就脫了。她又以爲把長旗袍墊在他們身子底下也好，可以休息一下，假若不願意飛的時候，就坐在那上面。他們也贊成了，就在那上面坐了一會兒。

忽然邁克兒又叫了起來：

「我的背脊骨有點痛起來了，替我看看吧。」

原來是因爲漿糊被太陽曬乾了。愛若也覺得有點痛起來。

「貼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漿糊是靠不住的，我看見那個商標是太陽牌的，我們還是用點水來弄溼牠吧。」

愛若就用口水去舐邁克兒的翅。舐了半天還是不夠。他想起幼稚園的那個小池塘，他

提議快些飛到那里去，而且他口也渴了，他要渴一點水才好。邁克兒也想看看那個幼稚園，鈴鈴當然也說好，她要同兩個孩子爭是沒有用的。於是又朝下飛來，把旗袍捲在胳膊底下。穿過了好幾朵白雲，有兩次同老鷹幾乎碰着了，後來才又飛到一些屋頂上面，不過總是找不到那個幼稚園，還是飛到一條小河邊，幾個人就落下來了。鈴鈴便替邁克兒粘翅膀，愛若就把頭低到河裏，咕嚕咕嚕的在喝水，這時忽然聽見什麼地方一個小孩的聲音喊起來：

「鈴鈴！鈴鈴！」

都奇怪起來了，怎麼這個鄉下也會有熟人。於是就四方望去，原來在河岸上正坐得有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就是小畢三。鈴鈴一想，記起來了，就跑過去問道：

「你怎麼在這兒呢，你不是同媽媽回到呵呵村去了的麼？」

「是的。媽媽做夢，說爸爸被胡克捉去了，說爸爸頂喜歡我要我去捉胡克，媽媽替我貼了兩個翅膀，可是我飛低了，一下不小心，翅膀掛在樹枝上，拉破了，就掉下來了。」

「啊，你真勇敢呀！你一個人也要去捉胡克麼？」愛若很欽敬的去拉小畢三的手。

「怎麼你的鼻子還沒有長高起來，我都長起來了，媽媽天天替我捻的。」邁克兒好奇的

望着她。

鈴鈴又去看她的翅膀，幸好破得很小，鈴鈴就在一株樹上，找到一些膠水，一會兒就補好了。鈴鈴說：

「你的爸爸今天還同我在一塊兒討論九一八。他剛剛剃了和尚頭，怕你都會不認識了，咱們就一塊兒飛回去吧，我看，別去找胡克了。」鈴鈴就望着二個小孩子。

「還早得很。」是邁克兒先答應。

「假如連胡克還沒有看見，真冤枉，」愛若是這樣說。

「不管爸爸在那里，還是先把胡克捉住了再說吧。」小畢三在鄉下住了大半年，果真勇敢得多。當然她也快得邁克和愛若一定是不想轉去的。

鈴鈴心裏爲着難，她不知道應從什麼地方飛去才可以看見胡克。但是她明白，她若說沒有，孩子們一定會不相信的。她只好說：「好吧，飛呀！」

但是又來了一個岔子，上面有三個白鳥一直朝他們飛來，他們都把手放在額頭去看，原來又是二個女孩飛來了。鈴鈴心裏真奇怪，難道真可以貼了翅膀就會飛麼？

三個女孩子軟軟的就落在他們面前了。

「啊嚨！真倦死了，我們休息一下吧。」你看毛毛真像一個大姑娘似的好看了。

Baby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了的也弄在一塊兒來了。

甯兒剛剛會走路，也要跟着跑出來學飛，一定是媽媽又進了醫院，爸爸編白話報去了，她偷着跑出來的。

邁克兒一看見人多，就睜開嘴來笑。

「毛毛！怎麼你一個人來了？」鈴鈴看見這樣多小孩都聚在一塊了，心裏真有些擔憂，假如你們媽媽都聯合在一塊，說鈴鈴帶着你們鬧，可怎麼好！

「阿點，有肺病，出不來，阿寶昨天喫香蕉吃多了。所以我一個人出來了。你怎麼好久都不去看媽媽，媽媽說小報上又在造你的謠，媽媽氣極了，說是胡克們幹的，所以我出來打胡克來了。」

「我是接了小平的信，小平那里有許多胡克圍攻他們，小平寫信要我們去。小平又說他那里好玩極了。幸好媽媽上天津去了，爸爸又不管我，我就悄悄邀了甯兒一塊兒出來，可是

弄錯了路，假如不遇着毛毛，還不曉得飛到什麼地方去了。」Baby 這樣趕忙的告訴鈴鈴。

「鈴鈴，你一定要帶我們一塊兒去打胡克，打完了胡克，同小平在一起，加入了兒童團，那才好呢。」甯兒也結結巴巴的說。

鈴鈴曉得逃不掉了。一個，兩個，……六個了。不是六個河馬太太，不是六個蜜蜂，不是六個胡克，是六個勇敢的，不怕一切困難，而要去打死胡克，所有的胡克，所有的胡克的黨羽和爪牙的可愛的兒童。「好，」鈴鈴真的心裏這樣堅決的想，「我就同你們一塊走吧！好，六個，索性是七個吧，莫把薇忘記了。好，七個，就只要七個了，多的，你們自己跟着去算了，我這一次只要七個。」

他們一羣動身了。薇也來了。他媽媽真好，聽說鈴鈴要把他編在這篇故事裏，同愛若他們一羣去打胡克，高高興興就答應了。他們這一隊連鈴鈴是八個人，正好一桌。愛若做隊長，鈴鈴只做參謀，做引路的人。於是從小河邊就排好隊向上飛去了。微微皺着的河水裏，映出藍色的天空，映出這七個飛着的小孩，還和那只穿一件男孩小坎肩的鈴鈴。

這的確不是一個安靜的旅行。孩子們總是有點頑皮的。大家都不肯規規矩矩的飛，有時要往上，穿過了一團白雲，又穿過一團白雲，慢慢的看不見地面了。迷失在白的巨大的霧團裏。有的蹲在這一塊上，有的睡在那一塊上，風一吹來，於是東的東去了，西的西去了，而孩子們便叫了起來，又從霧裏竄了過來，手一握着手的時候，就大笑了。鈴鈴幾乎被他們捉弄死了。邁克兒老喜歡踢着，划着，他還要甯兒和薇去學他，鈴鈴真擔心他們，假如一不小心，掉下去，落在雲上還不要緊，要從雲裏穿了下去，落在地面上，也許是石頭，也許是水門汀，也許是屋脊上，又沒有預備飛行傘，那不會把骨頭都跌碎嗎？她不知道小孩子們學飛比學走路容易得多。只要貼上兩個翅膀就行。有個時候他們又喜歡在下飛，從雲頭上像孫悟空空一樣的打着跟斗往下竄，直把鈴鈴急壞了，她連喊着：

「小心呀！小心呀！甯兒！甯兒！讓我來捧你！」

可是孩子們一點也不聽牠的話，一路笑着就下去了。弄得沒有辦法的鈴鈴，只好跟着滾下去，牠心裏卻也奇怪：「嘿，一點也不頭暈，比坐電梯強多了呀！」

後來幾個孩子就吵起嘴來了。原因是做隊長的爱若忽然想起了彼得，於是他說道：

「我以為我們也應該有一個文黛，譬如邁克兒就還須要一個母親，而且有一個文黛，那我們一定更覺得有趣了。」

邁克兒想到在小屋中的邁克兒，文黛只准他睡搖籃。他便說既然沒有文黛，就不必再要一個文黛。

甯兒卻想到在母親身邊喫代乳粉，牠於是高興的嚷着：「最好有一個文黛！」但是這個事被幾個有資格做文黛的女孩子反對了。Baby 銳聲的叫道：

「我不要，那個沒有用的小老太婆！」

「牠連禿禿都不如，牠一點也不能打胡克！真倒霉，假如你們要我裝文黛。」毛毛當然是最有資格被選為文黛的。

「我說，咱們別要這小女人了吧，讓那些鬼族幼稚園的小紳士，小太太們抱洋囡囡玩的去做吧！我們不要牠。」小畢三頗有爸爸的風範，那末伸展了卓別林式的眉毛。

愛若雖說討厭死了河馬太太幼稚園的那些小紳士，小太太們，可是他幾乎疑心小畢三是有一點點諷刺他，這個疑心也是要在那些鬼族幼稚園裏才能夠學來的。愛若馬上就曉得他疑

心是錯了，他客氣的說着：

「你能原諒我嗎？」

「我不懂。我媽媽還沒告訴我認這個字，你不曉得這些中國字多難認麼？」

「小平他說他已經能夠當記錄了。他們是學羅馬字拼音。」Baby 像懂得很多的。

不過到底要不要文黛呢，甯兒還是在想勒吐精代乳粉。後來他們只好向鈴鈴，真是好笑得很，她那末大了，未必也怕別人要她裝文黛，她那末袒護小畢三，她說：

「當然不要，現在的女孩不同了，她們都是勇敢的，撲殺胡兒的彼得。飛呀！飛呀！快遇到胡克了！」

於是幾個女孩子都大聲嚷道：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男孩子們也嚷了起來：

「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

都加快了飛行。風嘶嘶的從身旁刷過，啊！快胡到胡克了啊！

紅粑粑

這一段路並不像到永無鄉去那樣的遠，實在只要一會兒就到了。孩子們都很性急，這樣自然好些。

很遠很遠就聽見了嘩啦嘩啦的聲音。做隊長的爱若立刻就懂得了。他做了一個手式。噓了一聲：

「輕輕的飛吧！微微不要頑皮，把翅膀打得那末響！」

孩子們也都明白了，都快樂得忍不住的要笑出來。於是大家慢慢的飛上一條白河。在很遠的上游，正停有像鯨魚樣子的五隻大船，那就是紅粑粑的船。

這個紅粑粑，真是講起來就有人打抖。他的名字，不只在白河上駭得死人，就是在東河，北河，西河，南河，那一條河上，那一塊地方他沒有去殺死幾千幾萬人？他是太平洋裏的第一個強盜，全世界都聞名的。他生得很矮，可是很寬，一副大黃臉，黃得像臘一樣。有兩個銅鈴一樣的眼睛，裏面放出綠光。血盆大嘴，嘴裏還伸出一顆長牙。那樣子是再難看，再驕橫，再殘忍沒有的了。他在出世的那一天，就睹了咒，一定要殺盡一切好人，一切其他

的強盜，在這個世界上只准有一個王，就是紅粍粍他自己，還和一些他的黨羽，他的奴隸，你看他這個咒賭得大不大，他真的就那末四處橫行殺了好些人，搶了許多財產，有了許多奴隸。這天不知道他爲什麼又游駛到白河上，正在拋錨呢。

孩子們慢慢的飛近了，船上的旗幟很分明，鈴鈴說：

「愛若！我們碰到最大的敵人啦，你要小心，不要讓我們有一點損傷，我以為我們先要開一次會議再下總攻擊令呢。」

愛若也懂得她的話是正確的，可是有點好奇，口裏喊他們慢點飛，自己卻不肯停止飛航，尤其是小畢三，她太把敵人輕視了，她飛速的要飛到那船上去看，她飛在最前面。這些小東西，也就不肯服輸的追去，鈴鈴一方面喊她們停止，一方面卻只好也跟着飛。那個不懂事的薇，還用力的打着翅膀，大聲的嚷：

「啊！到了！打倒紅粍粍！」

甯兒也附和着。

不管船上是怎樣的鬧，鐵的索子在架子上滾來滾去。廚房裏的刀叉敲的磕磕的響，卻仍

然驚動了他們，第一個聽到的，還不是紅粑粑，是他的一個忠心的狗。狗的嗅覺和聽覺都特別靈敏，所以你如要打胡克們，得先防備他們的狗。那隻狗叫做約翰，牠常常可以在紅粑粑那裏得一點肉骨頭，牠這時一下就聽到孩子們的聲音了。這種狗真是壞蛋，牠一點也不吠，只輕輕的抓着紅粑粑的褲腳管。紅粑粑馬上明白了。立刻下令船上不准鬧，鐵索沒有聲音了，廚房裏也安靜了，紅粑粑從一個侍衛手裏拿了一個望遠鏡。孩子們還一點也不知道的互相笑着往前飛。等下就可以曉得這幾個孩子怎末樣了。

不要望遠鏡也可以看清楚了。像一羣小蜻蜓，小飛蟲的那末遠遠的飛來。綠鬍子含着一個煙斗的問：

「這羣小蟲幹什麼的？」

紅粑粑因爲用過望遠鏡，他知道了是愛若他們，他叫都要把大炮架好。

幾百個炮手都預備好了，他們心裏都這樣想着：「不能用這樣多的炮打幾個小孩，」可是他們都怕紅粑粑，一點聲也不敢出，而且樣子也不敢做，因爲紅粑粑還養得有那樣多的狗來管他們的。

小孩們飛得一點次序都沒有，那末趕先的鑽着，又不是看猴子戲，又不是玩耍，紅粑粑看見連鈴鈴也飛近了，高興得笑了起來，約翰用前爪四處的抓着，綠鬍子，牛角尖，都在紅粑粑的指揮之下，抖擻着，只等再一飛近些就下令開砲。砲手都握住了砲鈕，眼睛一瞬也不敢瞬的望着他們。孩子們因為自己鬧去了，所以一點也沒有留意底下，後來還是毛毛忽然喊起來了：

「他們曉得了，聽，他們一點聲音都沒有了！」

「不怕！不怕！」有孩子這末答應。

「趕快下令，愛若！打回飛！」鈴鈴連砲孔都看見了。

愛若也看見了，他已經明瞭敵人已經有了準備，而他們一點籌劃還沒有，於是他轉過身來：

「向上飛，在第二朵雲上集齊！」

可是什麼都太慢了。一百架大炮就在這時轟的一聲放出了一百顆炮彈，煙霧瀰漫了一大團，煙霧消去時，這個空間已經沒有了孩子的蹤影，只有青的天空，透明的，遠遠飄忽着幾

縷淡淡的白雲。下面是白河裏滔滔的大水，五十丈深的大河，連船隻也不敢泊在紅粑粑附近的大河裏，只有銀色的水，翻騰的滾滾的向着大海流去。紅粑粑心想這羣不知死活的孩子，一定粉碎了四肢沈在水中去了。於是他哈哈的大笑着，而船中又回復了騷鬧，廚房裏拚命的打着鍋蓋，這廚子一定是一個北方人。

這裏要講更新的事

這羣孩子到底怎麼樣了呢？實在因為沒有防備，大炮雖說沒有打中他們，卻被氣把他們吹跑了。他們自己一點抵抗力也還有，暈頭暈腦的一陣衝，直衝到好遠才清醒過來，還正睡在一朵煙上面。邁克兒自己以為打倒了紅粑粑了，他問他們紅粑粑是不是就是那個長得像個圓球的。Baby說……

「我以為是那個有紅鬍子的。」

「我只看見一排大圓口望着我們。」薇是說得最真實的了。不是有一百個吃人的大口望着他們嗎？

「歸隊！歸隊！」愛若飛在前面來點數。他看見鈴鈴在那裏揩眼淚。他們都着急了，以

爲鈴鈴生他們的氣，假如鈴鈴要回去，那怎麼好？幾個孩子都圍着她來摸的臉。原來她是被一顆砂子飛進眼裏去，痛得眼淚也流出來，她抱着眼睛措了半天，才算好了。大家才放心。可是在點人數的時候，大家又恐慌起來了，四處都找不到小畢三，她是飛在最前面的，一定被那大口吸了進去，或者就掉在河裏了。鈴鈴尤其不放心，她想起她爸爸，他是那末愛她的，她只好說：

「你們在什麼地方等一等我，我去找找她，那邊，那邊有個小屋，你們就往那裏去，我一會兒就來，最好你們是應該歇一歇，吃點什麼東西了。」

鈴鈴一人離開了他們就又往回飛去，打了許多圈子都沒有看見，她又悄悄飛到紅粑粑的船那邊去，也沒有看見什麼，她只好又飛回來，這回是並沒有沙子，眼睛裏也有了眼淚了。只好又飛回來，她到小屋時，只聽見底下沸騰着一片歡聲，她一邊降下來，一邊心裏罵着：

「唉，你們還快活！」

可是立刻她自己卻快活到忘記了飛行，碰的一聲便墜下來了。孩子們都大笑。第一個跑上去把她扶起來的自然是小畢三，第二個跑上去握她的手的，卻是一個陌生的孩子。一個頑

健的精悍的她不認識的孩子。她問道：

「你是誰？」

「德娃利斯。鈴鈴，你好麼？婆婆常常想念你。鈴鈴！你來得正好，讓我們一塊兒商量着來對付紅粑粑吧。我們一定可以滅掉他。」

啊呀！這個孩子是那末老氣的，他到底有多大！好像比鈴鈴還有把握的那麼一付神氣。這孩子到底是誰呢？莫不是——可不正是一年多沒有看見了的小平麼！

嘿，這就是小平，看那樣子不出，他可真能做記錄？孩子們都圍着他問：

「當然能夠啦！這有什麼希奇。到我們那裏去看吧，比我小的畫家，音樂家，工程師，多得很多。我們自己教育自己，我們在一塊兒生活，在一塊兒工作，我們還有政治討論會呢！不像你們是交把保母的！」

「是交給河馬太太的！」愛若糾正他。

「那你們是在那裏呢，帶我們去吧，我們都可以飛去的。是永無鄉吧，我們去了不要再回來了。」

「我想一定是小人國了。」

「小人國裏有沒有黑色的天鵝，靜靜的浮在水上？」

「還有張着帆的小船，小船上睡着穿紫衣裳的公主吧？」

小平似乎不懂得這些話，望了他們一會，便走到一邊的沙地上畫圖去了。

小畢三握着鈴鈴的手，告訴她，她是怎樣掉落在河中，怎樣遇着正在泅水的小平，怎樣來到這小屋，怎樣愛若他們飛到了這裏，……

「小平！我想同你說幾句話，你在畫什麼呢？」當然鈴鈴沒有很隨便，彷彿有一點生疏，大約是這孩子太老氣了。

「好，等一會兒。這個很要緊，還得只細商量呢。叫他們都到小屋中去，裏面什麼都有；今夜不能休息呢，得飽吃一頓晚飯，叫他們預備，那雞蛋不比你們那裏的大多了麼？你們那裏的雞也是受剝削的呢，哼哼！」

「當然是要剝削了才能吃，難道生的也能吃麼？」愛若很懂得的這末想着，便帶着孩子們進小屋去了。

太陽在這個時候，成了一個大的紅色的輪子，落在遠處的山邊上，那些層層疊疊的羣山，都變成紫靄色的一抹，塗在天際線上。白河裏的水波，和着天空的雲彩，都變成了血色的，五顏六色的放出一個傍晚時候的光輝。在遠處，白河的那一頭，有幾個黑點密集着，便是紅粑粑的五隻大船。遼闊的平野裏，稀稀朗朗，孤獨的立着幾根蒼老的，叫不出名字來的樹。那邊，就在那個曠地上，那個叫小平的小孩，彎着腰，注精會神的在沙地上畫着。這邊，這個鈴鈴坐在小屋子的外邊，一邊看着這個生疏的孩子，一邊想着今晚怎末滅掉紅粑粑的事。她忘記了是在一個故事裏，她似乎比幹着她平日那些事還有趣味得多。因為都是孩子們，說聲怎樣便怎樣了，手同口一致的。你看，邁克兒不是捧出一大塊鍋巴嘻嘻的走出來了麼？他牙齒還沒有長好，可總是喜歡吃鍋巴。接着，毛毛和愛若便擡出幾個盤子來。其餘的小孩也陸續的出來了，還帶着一些碗筷，不是刀叉，他們都是用碗筷的，連幼稚園也是用碗筷的，只有毛毛和鈴鈴是吃過四毛小洋的俄國大菜過。而毛毛還是請別人替她切好的。他們把什麼東西都拿了出來，於是晚餐便開始了，這時還沒有天黑。

時間在這時候是很重要的

喫過了飯。大家就圍在那張畫在沙地上的圖的周圍。小平拿了一根短樹枝指着圖中的一點地方。畫着一個○的地方，他說：

「這是什麼，你們曉得麼？」

「曉得的，這是雞蛋呵！」薇是剛剛喫過了一個雞蛋的。

「不是啊！這是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站著的地方。這個小屋。懂得了麼？懂得我為什麼一個人在這裏了麼？」小平像煞有介事的又問。

鈴鈴心裏已經完全明白了，可是她不願意答應出來。她老以為她是一個大人呢。

「當然曉得的，你不是寫過信，說要我們到你那裏去麼？你曉得我們要來了，你來接我們的。」Baby想也沒有想便答應了，不能說她不聰明。

「我以為你知道我要掉在河裏，你就等着我的。」掉在河裏的是誰，就是誰在答應了。她一共掉過兩次。

「因為你要預備我們喫晚飯，我們是連午飯都沒有喫的。不知道媽媽和娜娜喫了晚飯沒有？」這是邁克兒答應的。

個個小孩都答應了，都有一個最好的理由。只有鈴鈴一個人沒有答應。小孩們都望着她，的確是輪到她來答應了。可是她不說，她以為她答應對了，孩子們或許會不高興的，她要故意答應錯，她又不甘心，結局她悄悄的告訴了甯兒。於是甯兒說對了，她大聲說：

「你是來打紅粑粑的囉！」其實甯兒真的也曉得，她起先不過是忘記說了。

於是孩子們都嚷了起來，本來他們也都知道的，也是因為說話太快了，就忘記說了。

「是的！你們猜的真對！我們都是因為要打紅粑粑的！現在，讓我們宣誓，我們一定要打倒他！這個大強盜！」

都舉起了右手。鈴鈴也舉了右手。這回真的是：「這回我和胡克分個死活」了。

「可是，」小平又接着說，「這裏我們是八個，九個；而紅粑粑那裏是幾百黨羽，幾千奴隸，我們能夠打得贏麼？」

「一定贏的！」是誰這末答應了。可是只有一個孩子這末答應。

「我們要開會議，纔下總攻擊令呀！」愛若也神氣活現的。

「是的，要有方法！」

「要有方法纔會贏！」

「假如你有方法，你就說出來吧！或者鈴鈴一定有方法。鈴鈴！你怎麼不發表意見呢？」

孩子們不再揪在她身上，或是去扯她的頭髮了，因為孩子們都懂得這不是兒戲了。只望着她，有幾個性子急的，就催着她說，於是我們的鈴鈴只好說應該先要小平報告一些關於紅粑粑的情形，小平一定比大家熟悉一點。

原來這天夜晚，在那五隻大船上，有一個大的夜會。客人總有一兩百，第一個大客是鼓鑿鑿。怎麼叫着鼓鑿鑿呢？原來這個強盜生就的一付大肚皮，同軍樂隊裏那個背鼓的人的樣子差不多。他走起路來的時候，只看見一付圓圓的大鼓走了過來。腿和身幹都看不見，只看見兩個胖脚，和一個圓頭，所以他叫鼓鑿鑿。第二個客叫四脚爬。這個四脚爬真長的比什麼還難看，他的後脚骨是軟的，所以坐着還不要緊，走動起來，便只好將兩隻手也放在地下去，爬起來走。所以叫着四脚爬，不過別小看他，他的本領也很利害的，他也有幾千死黨呢，他用搶來的財寶養着的。客多得很，就是說強盜多得很，都集齊了。連他們養的狗羣，

馬羣，牛羣，羊羣都集齊了。他們的兵士，他們的奴隸也都集在這一塊兒，所以這不是容易的事，不是真的一想情願的。是要大家有一點計劃的。假如弄得不好被胡克們捉了去，可不是玩兒，他們不會客氣的請你走跳板呢。

孩子們都一點也不苟且的說了許多話，這些話我們現在不寫下來。他們真的想了一個好的，周密的計劃，又有沙地上的那幅地圖做參考，假如先說破了就沒有趣味。這時天是剛黑下來。時間在這時是很重要的。

埋伏

陸陸續續的都飛走了，只剩下鈴鈴一個人在這屋子裏，因為孩子們都喜歡熱鬧，沒有人肯留守這里。連小平也飛走了，小平的翅膀是婆婆早就替他縫上的，飛起來一點聲音都沒有。不過孩子們也更會飛了，都懂得怎麼使他沒有聲音，也懂得當風從對面吹來時，怎麼樣把翅膀展平，而把頸子伸長一些了。而且他們分成幾隊的進發了！

讓我們跟着第一批飛上船去的來看看船上吧。五個船頭上都站有五十個荷槍的守衛。他們都穿着鐵的甲冑，帶着鐵盔，站得筆直的，排排的各站在各的崗位上。他們一點也不敢疏

忽他們的立正的姿態，像一個銅像一樣，實在他們已經很瞌睡了，他們還是早上五點鐘站起的，他們並沒有睏過午覺。在他們的上面，有五個瞭望臺，一個臺上有一個強盜，他瞭望着遠處，還看守着這些衛兵，這都是幾個很利害的強盜，可是這晚他們真是要遭絕了，他們一點也看不見危險已來到眼前，他們還看不見孩子們已飛上了船。

這時紅粑粑他們都在當中那隻最大的船上的舞廳裏，這間廳子完全是水晶造成的。裝飾着珊瑚的樹，玉的樹，配着各色寶石的花朵，懸着大大小小的夜光珠，這些夜光珠也有嵌在牆壁上，也有嵌在座椅上，也有有的在美女的胸上，腰上，鞋帶上，或用那最小的密密的攢集在頭髮上。那些坐榻，那些小几也全是水晶造成的，而且還嵌了許多立體派的花紋。這都是好些的有名的藝術家構造出來的。還有那些織錦，金碧輝煌的，軟綿綿的東西，墊在身體底下，墊在腳底下。有幾百個女人，塗滿了一身油漆，紅的，白的，畫了一身的花，她們躺在他們的腳邊，她們時時跳舞，跳一些怕人的舞，好像要喫人的樣子，她們又從一些花瓣中，舀出一些甜酒來，獻給他們，還要吮出那些剩下的。紅粑粑是一個最好女色的，所以這時完全忘記了一切，沉醉在這些肉和酒裏面，而且他還已經安排好了那末多的守衛和奴隸和狗。

鼓鑿鑿也挺着肚皮很喫力的躺在那裏，因為他肚皮裏的酒裝得太多了。又加上六個女人同靠在他的肚皮上揪他的鬍子玩。四脚爬這時簡直是四脚朝天，一個脚上一個女人替他搔腳，他是最喜歡搔腳的。連約翰那隻狗也因為喫了幾杯紅粑粑賞給他的酒，狗性發了，四處爬着，悄悄的去摸母狗們的屁股，所以牠的那個最靈敏的狗鼻也沒有嗅出這個廳子裏已經進來了生人。進到這廳裏來的是毛毛和小畢三，因為毛毛最靈巧，而小畢三最勇敢，她們兩個從這個身邊走到那個身邊，悄悄的偷去了他們的手槍。紅粑粑的四桿手槍就都是小畢三一個人偷的。有一次幾乎被紅粑粑發覺，因為這桿手槍正壓在他的屁股底下，她抽重了一點，正要拿走時，紅粑粑卻反過手來。真危險極了，可是恰好一個鬼怪女人把身體往他懷裏一倒，他的手又伸回去捻那女人的鼻子去了。於是小畢三纔趕緊逃跑。她們兩個把手槍都丟到河裏去了。兩個人真忍不住高興的笑。這些事情做得真不錯，真好，要是紅粑粑他們稍微留心一點，或是約翰那隻狗不嗅母狗去，也一定嗅出這兩個孩子的味來了，那就真糟糕，還有許多事沒預備好，舞廳裏先要一鬧起來，就不知道事情怎麼樣了。

愛若和着小平是從船尾巴上走過來的，他們輕輕的走到一個大礮旁邊，隱在一邊，聽見

正有幾個礮手在悄聲的談話：

「牛鼻子來的信怎樣說？」

「嘿，說是說不完的好呢，他是上天堂了！」

「這裏真是地獄！」

「我說，走哇，咱們就都走了吧！」

「唉，走，假如又拖回來了呢？……」

「……」

「唉！聽到這白河的水朗朗的流，心裏真難過，不知道那幾個孩子怎麼樣了？是我們把他們打死了呢。」

愛若聽到眼淚都幾乎流出來了。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嘴。

「唉，別提了吧，我也悔不完，假如這時他們又活潑潑的飛到眼前了，我就甘願讓紅粑粑拿來上電刑吧！我是真愛他們得很呢。」

「哈囉！」小平一把抓着愛若跳了出來，他歡喜的去握那些礮手的手：「看看吧，這不是

愛若嗎？他一點也不會怨恨你們的。他們都好好的活着的呢。」

愛若含着眼淚的跳在那些噉手當中，他覺得媽媽打了他的時候還沒有這末難過，同時就是爸爸買回了花旗橘子也沒有這樣高興。他不斷的說：

「不要傷心了。我是愛若，我們一塊兒打胡克吧！」

噉手們都驚愕的望着這兩個小孩，後來就快樂得哭了，他們都抱起愛若來，也抱起小平來。他們都嚷說：

「咱們一塊打胡克吧，打了胡克地獄就會變天堂了！咱們真是太受罪了！好，孩子！我們聽你！」

好，後面就看得見噉手們的勇敢的。

小平和着愛若又走到廚房去。這裏有無數的穿白衣裳的廚子，已經把酒席都預備好了，還烤好了一個大的整個的獅子頭。那些奴隸們，幾百個的奴隸們也換好了繡花的衣裳，只要等一句話，一個命令，就可以舉着大的金盤走出去了。可是廚子們卻瘦得很，那些陳列在他們面前的好肉好酒，他們卻又永遠不能被准許嘗一點，當然是只好瘦下來了。他們都沒有一

點力去翻轉那些吊在火上的野兔子。那些奴隸們也齊擠在門口眼望着那些加了鹵的佳餚，肚子裏咕咕的響着，卻又要張着耳朵，傾聽着外邊的銀笛，那就是告訴他們這是要上菜的時候了。小平和愛若一看見這種情形，兩個就會意的快樂的點着頭。於是小平就飛上那盞吊在屋子正當中的大燈臺上，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匹竹葉子，夾在兩個大姆指當中吹了起來，吹的是一個歌曲，這個歌曲混在燒臘味裏從鼻孔，耳孔鑽了進去，煽動了那些埋在肚子裏的心裏的火焰起來，那些奴隸都圍在一塊唱了起來：

「吼~~~~咯~~~~~哇~~~~~」

吼~~~~咯~~~~~哇~~~~~

.....」

竹葉子的笛子就更吹了起來，而愛若就把那獅子頭丟在奴隸們的當中。奴隸們就歡呼的
一下便把那頭拉碎了，還高唱道：

「啊~~~~呀~~~~~獅子頭呀！」

這個味道真太好了！.....」

廚子們一看見了獅子頭被喫去，就駭得哭起來了，哭着哭着就賭氣把一隻大牛，牛肚子裏邊還塞了檸檬的，最好喫的大牛也用刀割碎了，他們哭着道：

「要喫，來把這個喫了吧，這是檸檬牛呀，我們花了一個星期纔弄好的呀……」
跟着牛，把什麼東西都喫光了。廚子跟着奴隸們，在屋子裏舉着骨頭跳；

「吼~~~~嗚~~~~嗚~~~~」

吼~~~~嗚~~~~嗚~~~~

獅子頭，

檸檬牛，

還要紅粑粑炒鼓鑿鑿……」

這個亂子可鬧得不小，小平看見很夠了，便收了竹葉和愛若又飛了出來，在好幾隻船上都巡視了，也看見了邁克兒正用一隻脚倒鈎在桅杆上打着揪玩。薇也在幾根纜子上走軟索，嘿，孩子們倒悠閒呢，你看，事情馬上就爆發了。

勝利



「嗚嗚啦~~~~」

啦嗚啦~~~~

嗚嗚啦~~~~」

糟糕了，銀笛子兩個侍衛的口上吹叫起來了。這是告訴筵宴開始了，真拐得很，廚房裏的人還在跳着鬧呢。沒有人理，也沒有人聽見這笛子聲音。他們太鬧了。笛子吹過，不見奴隸們出來，侍衛，和着站在外邊的奴隸們就駭得你望我，我望你。紅粑粑和着賓客們都等着菜喫，等了半天還沒有，都急起來了。有些客還怪紅粑粑，說是老遠的跑來，連菜也沒有喫，太省儉了。鼓鑿鑿就疑心紅粑粑太窮了。紅粑粑更焦急，又怕失去禮貌，他只能喊：

「吹笛子拉！音樂臺上奏樂啦！」

於是音樂臺上開始了一個新的歌曲，而銀笛又叫起來了：

「嗚嗚啦~~~~」

啦嗚啦~~~~

嗚嗚啦~~~~」

自然是白叫的，還是沒有人理。侍衛官想到事情一定有些不妙了，趕快派了二十個奴隸去察看，二十個奴隸跑到廚房一看，卻也加入了進去，抓起一些玉碗，金盤唱起來了：

「嘻嘻嘻嘻」

哈哈

今天到日子了，

奴隸翻身了，

嘻嘻嘻嘻

哈哈

侍衛兵也來了，來了就混在一起了。慢慢的那個排筵席廳的外邊就沒有人了。也沒有人吹銀笛了。賓客們都罵起來，有些賭氣要走，紅粑粑一肚子氣無處發洩，一眼看見那隻約翰，橫着一雙醉了的紅眼，於是他狠狠的踢過去：

「媽的！還不去看看，多少年的肉骨頭是白丟的了！」強盜們真是罵醜話的能手。約翰只好跑去了。狗運的末日到了，剛一走進門，只聽見哧的一聲，這狗東西就被一個

什麼東西打中了。連叫也沒有叫出聲就死了。

「汪汪汪」

你狗仗人勢

今天先殺你，

汪汪汪」

狗子也死了好些。還是不見有菜出來，也沒有回信的，紅粑粑，也知道有些不妙，他看見好些客都在找帽子，他趕急攔着他說道，他真是說得這末結結巴巴：

「請……等……等……我……去看……看……」

於是他自己跳了出來，外邊都安安靜靜，沒有一個人，有的是只遠遠的蹲在礮旁邊的跑手們，和船頭上像木偶的士兵，還有幾個他看不見的頑皮小孩，這幾個孩子吊在桅杆上在悄悄的笑呢。他發氣得很利害的往廚房衝去，他已經看見那些在鬧的奴隸們，他大聲的吼起來，那聲音真振得天響：

「反了麼！」

「反了！」

那末多的廚子奴隸侍衛就都衝出來了。紅粑粑畢竟是大強盜，他一點也不慌，把兩手一反，往屁股上去摸，哈，孩子們都笑出聲音來了。這回他真糟了。四桿手鎗早就沈在大河裏了。於是他趕快跳了回去，他急得有些發狂了：

「奴隸們反了，來了，趕快衝出去，不怕，還有兵，還有礮，集到船頭去！跟我來！……」

鼓鑿鑿也往肚皮底下去摸，拐了，手鎗也沒有了，大家都摸不到手鎗，都慌起來了。那些女人就哇哇哇的哭起來。眼淚在粉臉上流成了好些條河。

這真是難講得很，同時，都鬧成一片了。奴隸們都凶凶湧湧的跑出來了。紅粑粑發號施令。瞭望臺上的五個強盜正要動身，撲通一下都跌在河裏去了。孩子們站在瞭望臺上，邁克兒點起了一個火花，兩邊岸上也有了火花，岸上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去了許多奴隸，Baby和甯兒從兩邊岸上也飛來了。礮手不聽命令，也朝紅粑粑攻來了。奴隸們都喊着那些士兵：

「掉轉鎗頭！殺死那羣強盜！」

兵士就都真的殺來了。

鬧成了一片，喊的聲音，哭的聲音，狗吠的聲音，刀槍的聲音，孩子們在半天飛，用翅膀打得拍拍的響，情形只能去想像的了，孩子真快樂呀！胡克終於打倒了，他們把所有胡克都殺了，奴隸們都做了船的主人了。愛若喊了一聲口號，孩子們就都跟着飛到小屋去。鈴鈴也飛來接他們了。有幾個強盜也會飛，被他們逃跑了，孩子們要去追，鈴鈴說：

「不要緊的，他們跑不掉的，四處都有奴隸，奴隸們都起來了，胡克的末日到了。好，我們來慶祝吧！」

「來慶祝吧！」孩子們都快樂的圍着嚷着跳，而太陽這時在東方要升起來了，天在發白。

這一定不是一個夢的

天亮了，大家有點覺得疲倦了，都有點想起家裏的小牀來，甯兒說：

「媽媽早晨沒有看見甯兒，一定要哭的吧？」

「只有娜娜陪着媽媽。」邁克兒也想起來了。

「媽媽最愛毛毛的，毛毛提議飛回去，贊成的舉手吧。」毛毛站在當中說。大半都把手舉起來了。連愛若也說：

「一定要回去了，回去告訴媽媽打胡克的事吧。」

於是大家就又來抓着鈴鈴鬧，一定要鈴鈴送他們回去。鈴鈴只好說：

「好吧，要走就一塊兒走，不送回去也是不行的，你們媽媽一定要怪鈴鈴的。那末，小平，你呢，你假如也肯同他們一塊去，他們當然都歡迎你的，你假如也要一個媽媽，那……你看我這個樣子好不好扮一個母親？……」

「不，」小平很堅決的說，「我不要媽媽，我要回到我的兒童團去，我們那裏事情太多了，我得回去做，婆婆一定也喜歡我回去做事，而且我以為你們最好都到兒童團去吧，Baby！你不是要學羅馬字拼音嗎？薇！你不是最喜歡玩門上的鎖？你要到我們那裏，一個星期你就會做了，你還可以管理一個造鎖工廠呢。假如愛若要到我們那裏去，你是做什麼都可以的，領導一個劇團，作一個大日記家，天天你把日記念給大家聽，大家都快樂，都敬重你，你也可以做其他什麼，只要你願意……都可以去的，睡在媽媽懷裏，摸摸奶奶，讓爸爸

同你接一個吻，像一個小狗的那末被愛着，沒有意識，還是咱們大家在一塊兒玩，在一塊兒做事有趣多了！來吧，飛起來吧，往我們那兒飛去！」

小平展了一下翅膀，就飛在半空了；

「來呀，我要動身了。」

「我同你去，我不回去了。我老早就羨慕你們的。」Baby 跟着飛上去。

「等一下，我也來了。爸爸一定喜歡我這樣的。」小畢二第三個飛上去。

「邁克兒！一塊兒去吧，別想媽媽和娜娜了！」於是邁克兒也跟着愛若飛上去了。

「好吧！一同去吧！」都飛走了。

現在只剩鈴鈴一人在這裏，她想一想，與其一個人回去，不如也同着孩子們去，若是孩子們准許她同他們在一塊兒，於是也飛着去了。

清晨的風，軟軟的，有一點點溼氣，又有一點點樹葉的氣息，溫柔的戲弄着孩子們，孩子們一路唱着歌，翻着跟斗，小平在前邊引路，飛飛飛，慢慢的就飛到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底下歡迎他們。兒童團的兒童全來了，小孩的臉全快樂得發紅了。他

們隨着小平在人頭上打起圈來。

「喂，小平！慶祝你們勝利！……」

「喂，歡迎新團員！」

「兒童團萬歲！」

底下一片的聲音這樣沸騰起來。於是他們慢慢降下去。唉，鈴鈴纔想起自己只穿得一件男孩的小坎肩呀！

「邁克兒！邁克兒！愛若！……」啊呀！媽媽從人叢中擠出來了，真奇怪呢！怎麼媽媽也在這裏，真快樂呀！」

「Baby——」

「薇！」

「小畢！」

「……」啊！原來爸爸們和媽媽們也全集在這裏了！孩子們都跳到媽媽的懷裏去了。小平也把婆婆捧來，鈴鈴就也跳在婆婆的懷裏去了。

啊呀！真快樂呀，這羣孩子們，當他們又跳到兒童的海中去時，大家緊緊的抱着歡呼的時候！這一定不是一個夢的！

（選自東方雜誌）

他走後

麗炯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炯，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憐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為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為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蹣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

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嘴，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在現在，在這夜，她已飽饜了那使她想望的醉心處，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瞅着那可憐的，小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來摸去。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六六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副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能，他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了的她失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炯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再看着你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炯也會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爲素來就如此強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覓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婀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婀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唉！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發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是花朵，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

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娜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粘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似乎是在那懶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是手，縱然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牠安穩穩擱在花綢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

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娜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

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會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為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去他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唉，那脚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於是麗婀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脚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是事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副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於是老馬的臉

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嬌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鬆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副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就又把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夠簸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婀，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子呢？假設秀冬卻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婀的心，倒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外，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嘴，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

樣的，宜嘖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為這影像總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望去，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爲她適才所定他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誑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們，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他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不想走的，那他爲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使他愛她，爲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

他的寂寞呢？她又冤枉她，因為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爲什麼他今夜就單單懵懂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撓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挨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她更遠，只是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聳起的兩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

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瘦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他無能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軟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搏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那把可怕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婀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鎖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着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婀！麗婀！我聽你的！」

麗婀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婀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樣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

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且差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婀娜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會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捐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你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襯在當中，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上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

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婀本是快樂的，她却希望不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婀，就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真幸福，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好和歹和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婀，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青，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便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

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用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他愛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會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他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她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她在他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摟住她的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卻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麼？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在。那她

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才冬這樣呵，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都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好，他很知道在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說也總是恭維着的。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爲什麼從前就毫沒有注意到這些呢，她又想伍明她很朦朧的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他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爲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他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志忑志忑，她簡直又有攬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和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例的那樣在焦躁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

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躁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光，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會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人，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雨，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

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得出一個來秀冬配成一對吧。

總之，她太可憐了！爲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躁，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煙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煙臭，那有着煙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想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逐想了其餘許多人，她都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使她起惡心，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曾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祕的都看清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誹笑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了！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嚇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他一定已經這樣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蹣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味的在從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

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她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呵，我要睡了呢！」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又壓緊一點，因爲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炭。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

「一會兒，秀冬又快來樣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怎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左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酣適的睡着去了。

楊媽的日記

五月十八日

我今天起得很早，孫先生起得更早。她跳到我的房裏，堆滿了高興的笑。她給我這個好看的本子。她從前給我的那個，已經被我畫得烏七八糟，抄滿了書。她向我說：「楊媽，你不必老抄書了，頂好每天憑你喜歡寫一點東西在這上面。想些什麼就寫些什麼，這叫着記日記。你寫好了，給我看。我替你改。這樣你可以進步得更快些。」我真喜歡這本子，是藍色的封皮，裏面有許多小小的格子，張張紙都白得可愛，只是我除了抄一點書還會寫什麼呢？心裏想的東西，有時像太多，有時又像沒有，寫出來怎麼會像個樣兒？我望着她笑，說不會。她又告訴我，這麼那麼的，把要講的一些話寫上去，就成了。有些字寫不出來的，就空着，讓她來填，寫錯了，也不要緊，她總可以懂得那意思。只是，我到底不會，我也到底不

信，這未寫一些一個做娘姨的要講的話，能夠算什麼？我現在試着來寫，管牠怎麼樣，但是不知爲什麼，我總有點害怕。我不能再寫下去。

五月十九日

唉，這未歪歪扭扭的字，寫在這樣好看的本子上，把紙都糟蹋了。我心裏真不舒服。爲什麼手這樣笨？大約因爲我的手太粗了，粗手的人就不會學寫字。大漢的手比我還要粗，他從來就沒有拿過筆。

讀書的時候，孫先生又問我：「楊媽。你寫的日記呢？」我難爲情的笑着，我說：「那難爲情得很，拿不出來的。我寫得一場糊塗，認也認不清的。」她聽了，發氣的說，我知道她是假發氣：「你不給我看，我以後就不教你唸書了。」她發氣的時候，真好看，鼓着兩個小腮巴子，紅的嘴唇撮得一點點大，大的眼睛更張得大。這個樣子簡直像一個小孩。我只好依了她。她看着，拍着手笑，說是好的很。就是錯字太多了。她又用紅筆替我改正。我不信她的話，我曉得寫得不成樣子。她是常常有點愛誇獎我，騙着我，因爲我曉得她喜歡我多認得幾個字。她是一個好小姐。

五月二十日

八四

大漢又來了信，不知道是什麼人寫的，我看不懂，孫先生唸給我聽，解釋給我聽，我才知道。橫豎只有一句話，「要錢。」說是家裏沒有飯吃了，收成又還不到時，人總得裝滿了肚子才下得了田。我心裏真不快活。我也沒有問孫先生借錢，我手邊一個銅板也沒有，工錢我早支過了頭，我想縫一件藍布衫也沒有。幾個錢早就寄回去了。大漢在自生得那末大，力氣比牛還大，打起人來痛死了，可是連一個老婆也養不起。我丟了父母跑到這末遠來幫人，一年多了，幾個錢都寄回去了，常常望一點家信，我活到二十五歲，天理良心我都沒有離開過我的媽，等到家信來了，又就只一句話，一句使你不得生氣的話。只是，真真講來，我也不怪大漢，他不吃煙，也不吃酒，一年三節，手沒有空過，腳沒空過，知道是個什麼鬼道理，總是弄不伸腰。命裏注定了這末一個倒霉運，我看是沒有法的。孫先生常常同我說沒有菩薩，同我說一些道理，聽來是對的。不過我總不信，人心未必那末壞，一定是我們前生做錯了什麼事才這樣吃苦。

今天讀書我也沒有心了。我時時記到大漢。記到那綠油油的田，那把闔家的希望放在上

面的田。我想沒有法只好還是同孫先生借一點錢。明天我一定向她開口，她一定答應的，我就怕她沒有。她不是有錢的人。她早就不想用我了，她媽回家的時候，她就要退我的工的，因為我不想走，她又同我好才將我留下的。我怎麼好太麻煩她。實在沒有法，我只好另外找東家去，別處或者可以多點外水，不過那裏能夠找到像孫先生一樣好的人呢？不過我總得說，同她商量，她一定可以幫我的忙。而且我不管大漢那個還會管他呢？

夜晚我哭了。睡在被窩裏悄悄的哭。我怎樣能夠不哭呢？眼睛裏看見的全是錢，走到馬路上，四處都看見錢在亂丟，可是我得不到一個，我又不能搶，我的一家人，公公婆婆，丈夫，兒子，都在挨餓，都還靠在我身上，我一個女人，一個娘姨有什麼用？

五月二十一日

昨夜一夜沒有睡好，做夢夢見大漢，夢見阿桂，阿桂哭，大漢打他。大漢餓倒在大門邊，泥和箆做的大門邊，望着田哭。像有一年一樣，那年天乾，把穀子晒死了，土起了裂，一家人心裏比太陽還焦燥，望了無雲的天空，又望張着的口田，池塘裏也沒有水了。大家坐在田邊哭，隔壁茅蓬裏的伯伯便也一樣，遠遠近近都一樣，現在想起來還悽慘。

吃飯的時候，孫先生給了我五塊錢，她說，她說正經話的時候，她一點也不像一個小孩，她說：「楊媽。你爲什麼又哭了？我不是告訴你凡事不應該哭，不應該灰心嗎？這裏有五塊錢，你寄回家去，以後我替你想一個法子。你曉得我一個人本來不想用人的，因爲我們兩個好，你捨不得我，我也不願離開你，而且我們自己燒飯吃，同我一個人吃包飯也差不多。所以我把你留下了，不過我的工錢太少，你不夠用。你另外換地方。我知道也難得很。我想以後我替你找點衣服襪子來縫縫補補，橫豎你沒有事，就跟着我也好。你若不會縫衣服，我可以告你，我小時學過的。你看這好不好？」我的眼淚又流出來了。我變成了一個孩子。我心裏真感激她。我說不出什麼。她還替我另外裝了一碗飯。我心裏發誓我不願離開她。她待我太好了。

五月二十二日

她果然替我帶回一些衣服和襪子。不知道她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她要我不要讓樓下房東知道了。我當然不去告訴，她一定難爲情。

今天我不能多寫了。我有這末多事做。

孫先生這兩天不知忙些什麼，她不常在家。

五塊錢已經寄回去了，我心裏又放心些。

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又另外拿了兩件沒有縫，已經裁好的男人的短衫來，孫先生很耐煩的告訴我縫，她說如果我縫得好，以後像這種生意還可以找到，我可以不必擔心事。已經補好的一些，她又拿走了。她總是一個小姐出身，不過我看她真能吃苦，她不怕過窮日子的。

這兩天她在家的時候還是少。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又不是愛玩耍的人。而且那幾個常常來的先生們，不時又來找她，聽說不在家的時候，總現出一付失望的樣子。有時見着了，也只說幾句話又走了，不知道他們是搗些什麼鬼，深怕我聽見。孫先生什麼都好，就是這個不好，常常喊我買香煙，買水菓，把我支開，從來就怕我知道這些。其實有什麼要緊，我什麼話都不會說的。孫先生年紀有這末大了，人樣子又長得好，他們喜歡她是正理，不知道爲什麼孫先生總還是不肯講這個事，她總是正正經經的。不過她總得嫁人的，總得要在這些人之中挑選一個。

（選自良友）

自殺日記

一
細的鋼筆尖，沙沙的在一個簇新的稿紙本上移動下去，字便顯得比平日更其潦草的現了出來：

「今天大約是十八吧。算來是個難得的好日子，難得我竟動了筆。我強迫我離開床鋪，我要來寫日記了。我有許多話是只能向自己說來，讓自己去好笑的。然而總是總得寫下去，直到死的那天為止。向自己說點瘋瘋癲癲可笑的話，未必會比躺在床上想一點瘋瘋癲癲可笑的事更壞！也許……」

字只寫在這裏筆便停頓了。既至再寫時便又變成了：

「哈！這便是我可笑的證據！『也許』也許什麼呢？難道好和壞在我還不是一樣嗎？是啊！什麼都很好。」

這個難得動筆的日子，是還只在第一張稿紙上寫滿了三分之一的字，鋼筆尖便又休息着

了。那要來寫日記的伊薩，在這時又跳上一張沙發，在沙發上揉着。她覺得她說得太忠實了，因為太忠實，她覺得這生活確是淒涼的可怕。難道是不嗎？好和壞於她有什麼相差呢？她懂得的。她懂得的是只有比她說出的更多的。因說她懂得太多，她就更可憐自己，更無法擺佈自己。在沙發上，她把那披在額上的亂髮抹開，頭仰着，眼望前方，大聲的嘆着氣：

「唉，我決定了，死去吧，死去吧！」

於是她更哭了起來，她沒有想到一切可留戀的人和事，她只覺得太找不到可以使她傷心的了，她願意有一點可悲的情節來暖和她的心，但是沒有，那是實在的，好或歹，於她能有什麼相差嗎？在她的心上，她早已把一切事都推想到極端了，那又只是用了她一個人的自以為冷靜和深刻的眼光來斷定的。所以她只覺得這生活很無意思，很不必有，她固執的屢次向自己說：「頂好是死去算了！」

她哭了半天，她彷彿已決定。她總以為過不了許久，她就會死去的。她並沒有想到出門，却在無意中把衣服換停當了。她自己又覺得好笑了起來，未必這就是死去嗎？而且這死的方法很使他躊躇，她願意再等兩天，看能夠向什麼地方設法十幾塊錢。除了海，她是不願

自殺的。這也可以說她不願在又可以被救的方法中去嘗試。於是她又躺下了。她把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下，擦在地上，擦在椅上，擦在床頭，她又看見滿屋子的紊亂情形，換下幾天的髒衣服，什麼報紙呀，扯亂的紙屑呀，梨皮呀，新舊的，也陳設滿屋子，她又覺得實在不願再蹬下來了。但又無處可走。所以這天的開始的日記是仍然繼續寫了好些：

「我決定了，總有一天我會自己死去的。死，死於我是很自然的事，我自己很知道世界上也不會有一個人來驚詫。我不是生活得很久長了嗎？而且毫無樂處，永無樂處。我死去了，也只是我自己的休息，我是很不願再過問這世間的事了。我也不有一絲的怨意來對這世界。世間本有許多幸福的事的，就是說對我也並不見得會壞於別人。所差異的，是別人有那柔美的心，他能享受他的好處，和忍受他的壞處。我呢，我是太看清了，我無須乎那完美的命運，我相信把世間所有的榮幸都來加之於我了，我仍然還是只能像如此一樣毫無所得。從前我恨命運，覺得是命運播弄了我，因為我懂得我並不是超人，我之所以成爲一個現在的，完全是受了一切環境的支配，我常常希望我是一個生長在鄉下，生活在鄉下，除了喂養牲口，便不能感受其他的人。然而現在我還有所怨恨嗎？不啊。而且我還很安於現在呢，我

並不希望我能像其餘女人一樣會安享那些福氣。我覺得我很懂得，我很能秤出這世間一切所謂情感的人性，我便很應滿足這生活。雖說我將死去，爲而這死，也並不會含了什麼世間的仇與愛。實在只是因爲我要休息了，我不能刻苦下去。我所負擔的苦，實在是太重了。

說到苦，我又覺得很可笑，有什麼苦呢，我並不苦，我只是無味罷了！……」

二

第二天的早上，伊薩還沒醒，便有一個輕輕的聲音在門上彈着了。

「伊薩，伊薩！」

伊薩跳起來，披一件衣服去開門。於是那漂亮的小章便挨了進來。伊薩又蹣進被窩，睡着不肯起來，她忽然想到，她眼睛一定很紅，她怕被人看出她會哭過來。小章被那在地板上跑着的一雙小腿惑住了，他只逗着說：

「起來吧！起來吧！我不信那被窩會那樣可戀。」

伊薩喜歡把自己一人關在房子裏，但小章儘不走。她又不願給人以難堪，只好起來陪小章坐。反而她比小章說的話還多，直到下午四點鐘了，來客才算肯站起身說走。伊薩也不

留，只說自己也倦了，不是還可陪他出去玩。於是在吃晚飯後，她又在靜寂的燈下，來繼續她的日記了：

「不知爲什麼，我常常對人總抱着歉。想不出頂好的辦法來。譬如小章來，我是懂得他意味的。我覺得他很可憐，然而那可憐却不能打動我的心，對於這些事我了解得比他太多了。他連想能引起我有捉弄他的衝動也沒有了。我又不好十分決絕他，只好不給他一種機會，看到他失意的又走回去，真覺得很負咎。又彷彿希望他再轉來，轉來我也許會給他一點好處。其實，我很可不必爲這些來就心了。我並不是一個娼妓，我無庸去敷衍許多人。我應當有我的意志成立。我很可以有權利把那些我不喜歡的人又出去。但是我不能，我總覺得是自己太不行了，爲給別人暫時的滿足，或保存一個美幻的夢想，我應當扯謊，騙了人，覺得別人很快樂了，未必自己不會反而相安些，然而這些都是空話。我所真真要寫在這裏的是只有一句，只有一句：

「小章答應了我，他明天會帶二十塊錢來。」

「我到底對於這死，有什麼惑疑沒有？我希望把我自己分析得清清白白，我也並不願意

讓自己冤枉死去了，如若自己又還有一點並不想就死去的意思。我反反覆覆在心中自問自答了好久，結果是：『倒不如死了爲好。』是的，這是對的。死了總好些吧。』

三

日子是十月二十一號了。伊薩很難過，她不知怎樣才好，她又固執着，她時時向心裏說：『我要死去的，我要死去的。』她什麼都沒有預備，她不忍心收拾那些東西，她想讓牠們保有原來的位置也好。她替父親寫了一封信，沒寫完，又扯了。她想告訴朋友們一聲，又想到別人決不會有須要接得這報告，所以便等着。她整整在房子裏等了一上午，她不知想到一些什麼事，只覺得茫茫的。她很想就上船去，天又難得黑下來，她彷彿還焦燥起來，她感到一個人便是要去死，也必有如此的麻煩。其實，她這時，在潛意思裏，未始不定她又很擔心，怕太陽下出得太快了。難道她真個就同這世界如此的決裂了去嗎？不過她仍然很固執的在那稿紙本的第三頁上寫着：

「我死去了，就在今天。這是找不出理由來加解釋的。我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我毫不好奇，我毫不羨慕自殺的美名，也沒有什麼理由會使得我覺得自殺有什麼不對

的地方。我死去，我的心是很平靜的，世界也仍然保守平靜，雖說在當時，我父親也許會哭我，還有認得我的人或許也會重覆着說一句：「伊薩投海了。」但是這是不久的。我知道的很多。誰能把誰記憶到好久！我死，不是被逼的，我沒有一種動人的浪漫故事作背景，這新聞值不得別人拿去來感悼。自然更好宜於那些不願煩心的人們了。」

事情常常是出於人的意外的。在夜裏，只有燈光，沒有人聲的夜裏，這稿紙本猶赫然大開着躺在雜亂的書桌上。在「這日記算完了」幾個潦草的大字後是又加了不少的，按行格寫着的字：

「我頭痛得利害，我願這痛能制死我。我自己是毫無勇氣。我不敢離開上海。我實在希望我會死，但我非常怕走到死境去。在電車上看見了水，水便使我害怕了。我不敢下車。走到電車站的終點，我又想到其餘的一些方法，都使我害怕。怎麼能讓我毫無所感覺的死去呢。……」

四

伊薩還把這日記又繼續了下來：

「一切我都明白了。我很淺薄的，我把話說的太高明了。太深刻得不相襯。我爲什麼定要那樣說。那樣說來爲安慰自己一顆無用的心嗎？天啊！你看我話說得錯到什麼程度了。現在我要說一句真話，有點什麼可以使我留戀的呢？只要有這麼一個人也好，他覺得有我活着之必要，我一定要爲他拚命的活下來的。話又同樣的說過去，假使也真有這麼一個人，因爲我死去了會難過，我就又死去，我想我會死得很稱心了。現在，我不能死。我並不怕一切死的苦難。我實在是找不到我死的價值。我只知道我很焦燥，我什麼事都不能做。什麼事都使我厭煩，然而我又不能死去，我到底要怎樣呢？」

五

幾天來，伊薩在家的時間太少了。她並不是缺少好朋友，她成天邀着伴在外面玩。她很像一個熟於應付的世故者，她實在並沒遭過一點別人給她的難堪過。她的壞處便是在她好想了。譬如既然白天玩得很倦了，到夜深，好容易才躺在床上，頂好是闔下眼皮睡去，然而她不，她總要來細細的觀察一遍。她把別人的說謊處，假情處，淺薄的可憐處，都裸露的看了出來。其實這實在並不關緊要。却偏又煩擾了她。她雖說嘴很硬，並且彷彿真個自己很不

須要這些一樣。而其實。她很被這些弄得苦了。所以在有一天的日記上是記着。

「茲姊對我是太好了，但我並不感謝她，我反而恨了她，爲什麼她要把別人批評我的話來告訴我，來傷我的心。我自然也有些任性的地方，難道在朋友中就不能有諒解來存在嗎？說我脾氣壞，難道我學不會那些虛假的技巧，就該被人棄絕嗎？是的，我知道朋友都只不過如此，然而我却常爲她們的一些小處來傷心！我承認我是大傻子，誰知道了也會笑的。我傻，我不能死去便是大傻。……」

六

在又一天日記上，伊薩又如此說了：

「今天我到卡爾登看電影，是同小章去的。我本不定要看的，只是因爲小章邀了幾次，我同時覺得去混一個下午也未始不好，所以就去了。直到有一次，一個老人的面孔當第三次映出來時，我不覺驚詫了起來，天啦，那眼睛多像懷哥的眼睛啊！在我心上，我一想到懷哥兩個字，不覺的，就跳了起來，而且很痛。我強迫我看下去，我常常注視到那老人的眼睛，望到那眼睛，微微帶點憂慮的，就像望到懷哥的眼睛一樣。我看完了才又同着小章一塊去吃

飯。小章那裏會懂得我的難過呢？我問小章今天的影片好不好，他說好。我懂得他說好的原由的。我也說好極了，很想今晚再來，他把兩個眼睛張大了起來望我。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實在今天的影片，他自己也知道是並不好的。我呢，我却真實的還想一人再去看，去看一看我五年沒見面了的懷哥的眼睛。唉，關於懷哥，我不忍說下去了。總之，他已是一個很幸福的人了。他有賢淑的女人，比我好的女人。那女人是還會替他生兒子的。我呢，我一人仍然孤獨的生活在上海，倘若不工作，我就得餓死。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我一塊錢，也正像不會有一個人肯白給人一點情感一樣。我不羨慕人，實在人人都比我好！

七

伊薩寫了前面的日記就很糟蹋了自己起來，她吃了許多酒，像酒可以麻醉去一樣，但是她更哭了。哭了一通夜，把眼皮也擦破了。她決定了，她決定死去，無論用什麼方法。她在日記上寫上最後的：

「這次是真的，我不能再拖延我的死期了。命定了我不是兒孫繞膝壽終正寢的好命。我也不能耐心的很溫柔的倒在床鋪上。我很慚愧我不能陪伴這滿是有福的人來生活。生活於我

是太乏味了。這話我曾常常說過，不過這話很有語病。現在我願心平氣和的來同我死後的幾個將感到驚詫的朋友來說說，尤其是我的老年喪女的父親。你們不要以爲我真的是以爲這世界太涼薄了，或者我太缺少愛了，所以我死去。一點也不是這樣的，平日我雖說如此說，然而在我良心上，我是只有感激你們的。父親的愛我，是只有超過一切的父親的愛的，朋友呢，在你們自己心上也同樣清白，你們是怎樣的對待了伊薩來，伊薩現在要死去了，伊薩不願再欺騙你們，實在只有伊薩太對不住你們。對你們太殘忍了。伊薩說，她願拚死命的爲一個要她活着的人活着，或爲這人又死去。這痛心的話是不知還是想騙了她自己，還是想騙世界上的入？你們之中，伊薩宣誓，至少是找得出一個真心便要伊薩莫死去的。然而伊薩却決定還是要死去，可見得伊薩並不是那樣重視感情的人。要我說不愛你們，我也不能首肯，但不知爲什麼，這是得請你們格外見諒的，橫直在心上總不能滿意。不過你們也不要誤會，或者還有別的人會得到我的滿意的。如若你們硬要這樣想，這是你們錯了。伊薩自己心裏清白，伊薩錯在一種錯誤的思想。人的慾望是填不滿伊薩的空處的。我很愛你們，我也知道還有許多人也愛我，但我常常又鄙視這感情。我又無力能使自己打開一切的羈絆，能使自己

不苦惱。所以我死去，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讓你們爲我難過。我要你們早點忘記我，算作是給我的最後的一次饒恕罷。

「本還有許多話，但怕又擾了你們，所以我不說了。」

「請父親到母親墳上去，向母親說一句：『今天是十月二十六。母親爲我最吃苦的一天』」

八

這天是二十七了。房東太太來敲了三次門。伊薩最後才從枕上無力的大聲說：

「進來就是的！」

於是那年老的老太太便擠了進來，顯出一個哭巴臉。咕咕囁囁說了半天，意思就是要討幾個房租。伊薩無力的做了一個手式，老太婆把一張抽屜取來，放在床頭讓她看。她看見只剩一元零二十幾個銅板了。她請求等幾天再給，然而老太婆就更哭聲哭腔的哼着了。伊薩實在無法了，又想不出法子可以送老太婆出去，於是便搜羅去，她看見了這一本稿紙。她說：

「拿來吧！」

老太婆還不懂得，她又做手式，於是日記便在她手上了。她拉下那有字的九頁來，捲成一個筒，鄭重的交給老太婆，要她拿到幾個她曾去過幾次的地方去試試，並在筒外附上一張條子。

「爲救急，想換幾個錢，無論多少，都交給來人吧！」

不算情書

我這兩天心都不離開你，都想着你。我以為你今天會來，又以為會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在五點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我近來的確是換了一個人，這個我應該告訴你，我還是喜歡什麼都告訴你，把你當一個我最靠得住的朋友，你自然高興我這樣，我知道你「永遠」不會離棄我的，因為我們是太好，我們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是超過了我們的說話，超過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其實我不告訴你，你也知道，你已經感覺到，你當然高興我能變，能夠變得好一點，不過也許你覺得我是在對你冷淡了，你或者會有點不是你願意承認的些微的難過。就是這個使得你不敢

在我面前任意說話，使你常常想從我這裏逃掉。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談一次天的，我也希望我們把什麼都說出，你當然是更願意聽我的意見的，所以我無妨在這裏多說一點我自己，和你。但是我希望得聽你詳細的回答。

好些人都說我，我知道有許多人背地裏把我作談話的資料的時候是這樣批評，他們不會有好的批評的，他們一定總以為丁玲是一個浪漫（這完全是罵人的意思）的人，是以為好用感情（與熱情不同）的人，是一個把男女關係看做有趣和隨便（是撒爛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從我的心上，在過去的歷史中，我真真的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使我起過一些狂熾的（注意：並不是那末機械的可怕的說法）欲念，我會把許多的生活的幻想放在這裏過，我也把極小的極平凡的俗念放在這裏過，我痛苦了好幾年，我總是壓制我。我用夢幻做過安慰，夢幻也使我的血沸騰，使我只想跳，只想搥打什麼，我不扯謊，我應該告訴你，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可憐我在過去幾年中，我是多麼只想告訴你而不能，）這個男人是你，是叫着「X X L」的男人。也許你不會十分相信我這些話，覺得說過了火，不過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釋：Y君說我的那句話有一部分理由，別人愛我，我不會怎樣

的，B君說我冷酷，也是對的。我真的從不尊視別人的感情，所以我們過去的有許多事我們不必說牠，我們只說我和P君的關係。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我們什麼也不怕，也不想，我們日裏牽着手一塊玩，夜裏抱着一塊睡，我們常常在笑裏，我們另外有一個天地。我們不想到一切俗事，我們真像是神話中的孩子們過了一陣。到後來，大半年過去了，我們才慢慢地落到實際上來，才看出我們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是被一般人認爲夫妻關係的，當然我們好笑這些，不過我們却更相愛了，一直到後來看到你，使我不能離開他的，也是因爲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一直到後來，使我同你斷絕，甯肯讓我只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祕密在心頭，也是因爲我們過去純潔無疵的天真，和P君逐漸對於我的熱愛——可怕的男性的熱愛，總之，後來不必多說牠，雖說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對他好起來，總之，我和他相愛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沒有不安過，我沒有幻想過，我沒有苦痛過，然而對於你，真真是追求，真有過甯肯失去一切而只要聽到你一句話，就是說「我愛你！」你不難想着我的過去，我曾有過的瘋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

一個時間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機會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我想過，我想過（我到現在才不願騙自己說出老實話）同你到上海去，我想過同你到日本去，我做過那樣的幻想。假使不是P君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像P君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動我一點，說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爲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爲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爲一種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P君，我感到你沒有勇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爲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覺得每天在一早醒來，那些伴着鳥聲來到我心中的影子，是使我幾多覺得幸福的事，每每當我不得不因爲P君而將你的信燒去時，我心中填滿的也還是滿足，我只要想着這世界上有那末一個人，我愛着他，而他愛着的，雖說不見面，我也覺得是快樂，是有生活的勇氣，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而且我也痛苦過，這裏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夠，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裏一次，你的手

放在我心上。我尤其當着有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樹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欄上從葉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遠很遠，一種完全空的境界，那裏只有你的幻影，「唉，怎麼得再來個會晤呢，我要見他，只要一分鐘就夠了。」這種念頭常常抓住我，唉，x x！爲什麼你不來一趟！你是愛我的，你不必賴，你沒有從我這裏跑開過一次，然而你，你沒有勇氣和熱情，你沒來，沒有在我要你的時候來，你來遲了一點，你來在我願意不見你了的時候，所以只給了你一個不愉快的陳跡。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一天一天的遠了。你難過嗎，你又願意忘記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們再相見，可是忍耐過去了。我總以爲你還是愛我的，我永遠是愛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愛我，不斷的，你一定關心我得失利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得不孤單，更感覺得充實而願意好好做人下去，這些話我同你說過，同S說過，同N君也說過，你不十分注意，他們也不理解，可是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年，只有B君知道我不扯謊，我過去同他說到這上面，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的永生的不可磨滅的難堪。後來我們又遇着了，自然，我們終會碰在

一塊兒，我們的確永遠都要在一塊兒的，你沒有理我，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是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了他又要見着你的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願擾亂你，我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我一人吃苦，所以在這一期間是沒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在北四川路看到你，看到你昂然的從我身後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你不理我，你把我當一個不相識者，你把我當一個不足道者的那樣子，使我的心為你的後影劇烈的跳着，又為你的態度傷心着，我恨你，我常常氣憤的想：「哼，你以為我還在愛你嗎？」但是我永遠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原諒你，我只想再在馬路上一次看見你，看你怎麼樣，而且我常在你住的那一帶跑起來。你總是那末不睬我的，實際上，假如我不願離開你們，我又得常常和你見面，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我只好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釋，希望你把我當一個男人，不要以為我還會和你麻煩（就是說愛你，）我們現在純粹是同志，過去的一切不講牠，我們像一般的同志們那樣親熱和自然，不要不理我，使我們不方便。我當然解釋得很好，實際上是須要這樣解釋，而且我也已經習慣

了忍耐的，所以結果是很好。然而我始終是愛着你，每次和你談後，我就更快樂，更有着要生的需要，只想怎麼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時候，到覺得一切都無希望的時候，只要你一來，我又覺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我又要做個人，到現在我有這樣的穩定，我的無聊的那些空想頭，幾至完全沒有了，實在是因為有你給我的勇氣，××！只有你，只有你的對我的希望，和對於我的個人的計劃，一種向正確路上去的計劃，是在我有最大的幫助的。這都是些不可否認的歷史。我說我的最近吧。

我已經是比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然而我對你還是有欲望，我還是做夢，夢想到我們的生活怎麼能連繫在一起。想着我們在一張桌上寫文章，在一張椅上讀書，在一塊做事，我們可以隨便談什麼，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實些，我們因為我們的相愛而更有精神起來，更努力起來，我們對人生更不放鬆了。我連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想到你的頭髮一定可以洗乾淨（因為有好幾次都看到你的頭髻）想到你的脾氣一定可以好起來，而你對同志間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來，我覺得你有些地方是難於使人了解的態度，當然我能了解你那些。我呢，我一定勤快，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有理性，因為你喜歡我那樣，我一定要做

一個最好的人，一點小事都不放鬆，都向着你最喜歡我的那末做去，當然我不是說我是要因爲一個男人才肯好好的活，然而事實一定是那樣，因爲有了你，我能更好的做人，我確是
可以更好點是無疑的。而且這決不是壞的事，不過，這好像還是些夢想，我覺得不知爲什麼
我們總不能連繫起來，總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這平凡就是你所說的健全。所以我
總是常常要對你說，希望你能更愛我一點就好。所以我常常有點難過，我不知應該怎樣來對
你說出我有新的夢幻。這是，我最近的過去是這樣的，一直到寫信以前都這樣。

而我現在呢，我稍稍有點變更，因爲我看見你那末無主意，我願意……——我不想苦惱
人，我願意我們都平平靜靜的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談了。……

這封信本來預備寫得很長的，可是今天在見你之後，心緒又亂了起來，我不能續下去
了。有許多話覺得不願說下去了，覺得這信也不必給你，我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希望你能
幹，你強，這樣我可以慚愧，可以痛苦，可以一切都不管，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勉勵我，
像我所期望於你的那樣，幫助我，因爲我的心總是向上的。我這時心亂得很。好，祝你好，
我永遠的朋友！

八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

壓了兩天，終於想還是寄給你的好。這沒有說完的一半話，就是說，我改變了，你既是喜歡的，你就不要以為我對你冷淡而心裏難過，又對我疎遠起來。那是要幾多使我灰心的！幫助我，使我好好的做人。希望你今天會來。

十三日上午

一夜來，人總不能睡好；時時從夢中醒來，醒來也還是像在夢中，充滿了的甜蜜，不知有多少東西在心中汹涌，只想能夠告訴人一些什麼，只想能夠大聲的笑！只想做一點什麼天真，愚蠢的動作，然而又都不願意，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裏是滿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們的愛情，這只有我們兩人能夠深深體會的好，沒有俗氣的愛情！我望着牆，白的，我望着天空，藍的，我望着冥冥中，浮動着塵埃，然而這些東西都因為你，因為我們的愛而變得多麼親切於我了呵！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比昨天還好，像二月裏的天氣一樣。我想到，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為事絆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住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因為我想我能好寫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

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爲幸福浮着，……

本來我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要告訴你許多關於我們的話，可是，我又不願寫下去，等着那一天到來，到我可以又長長的躺在你身邊，你抱着我的時候，我們再盡情的說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從消滅的我們的愛情吧。……

我要告訴你的而且我要你愛我的！

你的「德娃利斯」一月五日（一九三二年）

這不算情書。

（選自文學）

附錄

我的創作生活

我寫了一點小說，自己並不滿意。也沒有看過小說作法，描寫辭典。常常怕比我年小的，愛好文藝的朋友們來問我怎樣寫小說。但是受窘的事，總是不怕缺乏機會碰到。有一次有一個青年文學團體約我去同他們談一次話，限的題目是創作經驗。我勉強老老實實的說了一點，預備讓他們失望，因為太老實了啊。現在又承有人一定還要我寫一點出來，辭之再四，却不能不答應，於是也老老實實再寫一點。

我現在雖說幾乎被認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又還想再寫點小說，可是我自己常常是不同意所走的這條路。我總以為假如我是弄的別的東西，或許可以有點成就。我對我的作品，從來不愛好。我常常驚詫有些作家的自信和自驕。但是為什麼我終於只寫了幾本小說呢，我想這於我的環境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我小的時候，記得害過幾次病，我的弟弟也是愛害病的孩子，每當我們不能在戶外去玩，惟一來慰藉我們的，便是我母親的故事了。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又攆到她的身旁，都是些圓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深深的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我母親不特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她的自身，她的對於生活的勇敢，雖說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後來，我大了一些，我不要聽我母親的故事了，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裏慢慢的去。有幾年的時間，從十歲到十四歲，我只有寒暑假才同家人團聚一塊，不是寄宿在學校，學校裏只有我一個年紀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後花園裏。只有一個老媽和丫頭伴着。日裏和着一羣頑皮的同學以欺侮教員爲遊戲，一放了學，便只剩一個人，不管在家裏的慢慢黑下來的園子裏也好，或是學校的小操場也好，總之在這些時候，我除了望一陣一陣飛過的歸鴉和數着那最先發亮的星星以外，便總是找一本書，渡過那寂靜的下午和夜晚。這一個時期中我幾乎把我舅舅家裏的那些草本舊小說看完。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就是那些林譯的外國小說也看了不少，小說月報（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編的小說大觀也常常讀到。我母親很不滿意，因爲放

棄了其他的事。不過當我進了中學，一種新的完全是集團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湧到我們那小城市，我在學校裏變成了一個活動份子，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我又轉了幾個學校，雖說得過國文教員的鼓勵，把我的一首白話詩給刊載在一張附刊上，我總對文學不大有勁，總覺得與其去讀做爲教本的嘗試集，甯肯每日一翻民國日報的覺悟爲有用。所以雖說那時女神也會在中學裏哄動，我却沒有關心，而且我跑到上海來了，我要學最切實用的學問，那時是這樣想。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個年青人，有着一些糊塗的夢想，像瞎子摸魚似的，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結果，不能說是灰心，也實在是消沈的住在北京了。住在那裏有兩年，朋友之中有沈從文和胡也頻，在快離開的北京的時候，才開始寫夢珂和莎菲日記。從這時起，一直到現在，五年中，大約都是寫點稿子沒有做什麼別的事。

我那時爲什麼去寫小說，我以爲是因爲寂寞。對社會的不滿，自己生活的無出路，有許多話須要說出來，却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會，於是爲了方便，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來給這社會一個分析，因爲我那時是一個很會牢騷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覺的也染上一層感傷。因爲我只預備來分析，所以社會的一面是寫出了，却看不到應有的出

路，何丹仁先生對於這時期的所給的嚴厲的批判，在我剛剛看到還有點不服，幾次反省之後也就承認了。所以雖說在黑暗中我寫得比較用心，而且還會給我許多愉快，却不能不承認這是領有着一個很壞的傾向的。

寫在黑暗中是這樣的一個態度，寫韋護也還是同樣的態度，好些人因看到出版的日期，硬拿來作爲普羅文學批評，我真覺得冤枉。因爲寫文章的態度不同，我自己對作品的要求也不同，我沒有想把韋護寫成英雄，也沒有想寫革命，只想寫出在五卅前的幾個人物，所以有幾天，每天都寫五千字，人非常興奮，快樂。到小說月報登載，自己重來讀到的時候，才很利害的懊惱着，因爲自己發現只是一個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的光赤式的阱裏去了。

之後，在寫作的態度上，讀者也看得出我是逐漸在變化。我寫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田家冲會有許多人批評過。這材料確是真的。失敗是在我沒有把三小姐從地主的女兒轉變爲革命的女兒的步驟寫出，所以雖說這是可能的，却讓人有羅漫諦克的感覺。再者，便是我把農村寫的太美麗了。我很愛寫農村，因爲我愛農村，而我愛的農村，却還是過

去的比較安定的農村，加之我的那種和農村的感情，又只是一種中農意識。這種意識到現在還留得有在我身上，我想可以克服過來的。

在寫水以前，我有好久沒有寫成一篇文章東西，而且非常苦悶。有許多人物事實都在苦惱我，使我不安，可是我寫不出來，我抓不到可以任我運用的那一枝筆，我討厭我的「作風」（借用一下，因為找不到適當的字），我以為牠限制了我的思想，我構思了好多篇，現在還留下許多頭，每篇二千五千不等，但總是不滿意的就擱筆了，直到北斗第一期要出版，才在一個晚上趕忙寫了水的第一段。後來陸續，都是在集稿前一晚上趕起。這篇水的完結，可說是一個潦草的完結。原來本是預備寫八萬字的，後來因為看北斗稿子太忙，構思的時間沒有，又覺得北斗上發表太長不適宜，就匆促的把牠完結了。幾次想改作，或另加一篇都為時間所限制，沒有達到這個心願。接着又是多事之秋，宏願的失敗。十餘萬字計劃好了的長篇，一直到現在還只有二萬多。而且只好又放手了。第三個長篇是母親，想寫這篇母親也是三十一年的事，到去年夏天，因為一個日報輾轉送了很誠懇的信來，請我為他們寫一長篇，我於是也想趁着這個機會來開始，誰知不久這日報就被停了。我也就停了筆。後來良友的文

學叢書又來要，才又繼續，但是爲了病，爲了事，總是寫一天攔十天，不知那天才可寫完。以後我不想再寫長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難過。

這一年多裏，也寫了幾個短篇，但無多話可說。

寫了上面這一點，自己又來重看一過，覺得與編者所給我的題目，稍稍有點出入。所謂經驗，仍是沒有寫出，然而也只好交卷了，並在前面加了一個「我的創作生活」當然也還是不切題。以後若有機會與時間，願再寫一點我的創作心得。

一九三三年四月。（選自創作的經驗）

我的創作經驗

在開始我想我們大家都一樣對於社會上的一切，或則某一件事，有一個意見時，就想寫出來發表給大眾，自然，我過去也是一樣。不過在那時候，所觀察和經歷依着我的環境，是很有限的，我只是集中知識階級中，所以對於大眾的生活，是沒有經驗，同時我當初也並不

是站着批判的觀點寫出來，只是內心有一個衝動，一種慾望，想寫出怎樣一篇東西而已。

當我開始寫文章時，差不多總是寫了兩三年；在那時總是先寫了一個頭，擱下，後來因爲再受了感觸，覺得非寫不可；於是再寫下去。當初我是很不曾採取一個事件的中心要點，而給以描寫，我只歡喜從頭再寫，雖則幾次之多，在我過去的小說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這自然因爲我自己是女人，對於女人的弱點，比較明瞭一點。但是因此，就引起了人們的誤解，其實對於女人的弱點，我是非常憎惡的，不過這是和法捷也夫在毀滅中寫美蒂克一樣，雖則盡量的暴露美蒂克的弱點，但是就我們看來法捷也夫對於美蒂克還是有袒護的地方。就是我對於自己文章中的女人，也並不同情，可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着自己的意見寫，開頭或則還離得不很遠，後來就越寫越差了，有時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這時候我就變成了爲寫文章而寫文章了，當然我也知道無論如何，文字和社會是總有關係的。

在去年，我覺得很苦悶，那時我有幾個月不提筆，我當時非常討厭自己的舊技巧，我覺得新的內容，是不適合於舊的技巧的，所以後來雖則寫了一點，但是很勉強的。

後來，我的生活上有一個新的轉變，到現在，我覺得材料太多，不過沒有很好的力量，

把他集中，和描寫出來。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寫一篇小說之前，一定要把那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考慮得詳細：我把自已代替着小說中的人物，試想在那時應該具着那一種態度，說着那一種話，我爬進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心裏，替他們想，那時應該有那一種心情，這樣我纔提起筆來。

至於寫作的方法，第一、就是作者的態度。好像罷工一件事，資本家和工人，就能夠生出不同的見解（態度），這時候的作者，站在那一個見解上寫，在他的作品中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他是無法隱瞞，無法投機，因為階級的意識，並不是可以馬上製造出來的。舉一個例吧，現代雜誌上穆時英的偷麵包的麵包師，他雖則也寫勞資糾紛，但是他只能把偷來代替抵抗，又像社衡的人和女人，他並不去寫一個時代女工的最高典型，而只想一個不恆有的女工的虛榮，墮落，這對於進步的女工，簡直是侮辱，因為實際上，很多很多的女工，是非常艱苦的到實際工作中去了。第二、是材料。和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就是材料，像在上海，我們最容易採同時也最應該採取的，是反帝的題材，尤其在九一八到一二八中間，特別多，第三、文字。作者在文字上有時候是有很多的幫助的，因為很好的題材，有時候因為

文字的不會運用而失敗，所以多讀書也是必要的。第四、經驗。這是更重要了，每一個作者，對於一切現象，都應該去觀察、去經歷、去體驗，因為只有在經驗中，纔能得到認識。

以後我要說一點青年作者的弊病了，最大的就是材料不充實，而多用口號而成爲空架的作品，其次就是站在旁觀的地位，而在作品中說出作者自己的話來，其次就是英雄主義，好像某某等作的作品中，時常會虛構着一個非常實現的英雄，這也是不對的，至于作者本身，那末，最大的弱點，就是容易驕傲，一寫文章，就以大作家自居，這是完全不明瞭作品是屬於大眾，譬如左翼文學在許多地方像街頭一篇牆頭小說，或則工廠一張壁報，只要他真的能夠組織起廣大的羣衆來，那末，他的價值就大，并不一定像胡秋原之流，在文學的社會價值以外，還要求着所謂文學的本身價值。

（選自文化批判）

我們的朋友丁玲

蓬子

一九二八年深冬的一個晚上，——江南很少有的，風捲着陰森森的沈重的冷氣，鐵齒似

的吹到車窗的玻璃板上，分明的吐出顫抖的聲音，是一個奇冷的晚上啊。

甚至灰黃色的車燈也在寒冷中顫抖着，在明和滅的掙扎中。

是這樣一個晚上，我以當時那樣閒暇的年青人的喜歡趕熱鬧的心情，參加了蟄存的結婚典禮回來，是在末一班往上海開去的，旅客疏落到只有一個很可憐的數目的滬杭車的車廂裏。和我同道的，有丁玲，也頻，從文。

這以前，我和丁玲沒有見過面的。但我那時却自認爲已經很懂得了丁玲了。因爲我不僅伏在矮矮的，已經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夜色的小窗下，一口氣讀完了數十張蠅頭小字的夢珂的原稿，而且早已由一個朋友的帶點興奮帶點感情的敘述中，把她怎樣執着生活，忠實於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的生活的那種性格，以及由那種性格作爲基點而建築起來的她的過去和她的最近，盡我朋友所知道的，也讓我同樣的知道了：——厭世的，因而要沈沒在生的享受中來忘記生的可憐和可笑；然而在沈醉中並沒有如願的麻木了自己；反而更清醒；因而覺得生的更空虛，更無味，也更悲痛。

這虛無主義的情調，這病態的頹廢傾向，正是我寫作銀玲時代所奉爲富貴的哲學的。經

過一九二七年的大風暴，到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理性雖竭力蔑視着自己的過去，而感情上却分明濃厚地殘留了這舊色素的。那時我是在一個學校裏教點書，職業很清閑，因而在空暇的時間，常常以景仰的讚美的心，遙望那奔向屠刀下和牢獄之中去尋求光明的人們。有時也很興奮，彷彿決然地準備立時脫下自己舊日的衣裳了。但是，只要別人捧過來一杯咖啡，送過來幾句閑天，人又逍遙到另一安閑境地了。是那樣一個離社會的知識份子，是那樣一個感情不康健的人，對於莎菲女士的瑣煩哲學及其作者，當然無批判的有着一種深深的同感和喜歡。

現在我們見面了。在同一桌上喫過蟄存的喜酒，同在新房裏談過閑天，此刻又在同一車中同回上海。這大眼睛的，嚴肅的，充滿了生的憂鬱的丁玲，捲在一件厚重的黑大氅裏，默默的坐在車窗傍邊，顯出一個沒落的貴族的寂寞和尊嚴。

我們很少談話。車中也很靜默。從這寥寥的旅客中，可以聽到誰在打呵欠的聲音。車窗外，掩蓋着一片模糊的黑暗。

可是，在沈默中，我的心並沒有安靜下來，可說很興奮，正在把今天認識的這新朋友的

輪廓，和我腦筋裏保留了很長的時間的另一個很熟悉的影子，用主觀的力量把她們調和起來，融合起來，組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同時，我又好奇的自己猜測着：此刻丁玲也許碰了一段過去的痛苦的回憶罷。因為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便是把丁玲的性格和她那生活的基調傳述給我聽的人，也正是十個月以前和丁玲有過一段愛情的糾紛的人；也許此刻因為見到我而連帶想起那一個人和那一段故事，心便被一種煩躁和苦惱所蹂躪罷。

過了好一會，丁玲忽然默默的偏過頭來，向我看了一眼，接着便微笑着向坐在身邊的也頻低低地說着什麼。

也頻頓頓頭，也笑着回過頭來看我了。我呢，也笑笑，可是大家都沒有招呼什麼話。

丁玲從也頻手裏接過一張空白的卡片，寫上寥寥的幾個字，要也頻過來交給我。

「蓬子，有空你可常常上我們家裏來玩玩。」

「好的。」

這熱情的，有着沈重的動作和頑強的固執性的青年，把紙片交到我手上，向我笑笑，又

回到自己的座上了。我看那紙片上寫着的，是約我三天後上他們家裏去喫晚飯。

以後在火車上沒有再繼續什麼可回憶的談話。到上海，夾在脚夫們爭奪行李的慌忙的動作裏，夾在旅客們的疲憊和沈重的脚步裏，四個人走出北火車站，各人坐上了洋車。在寒風中，在電燈光下，當丁玲的背影在另一條馬路上漸遠漸模糊的消滅了之後，另一個朋友的面貌重新浮到我的眼前。

三天後第二次和丁玲見面，是在薩坡賽路二〇四號，丁玲，也頻，從文合住着的那座小房子裏。跨進房門，跟着一陣暖氣和笑聲撲上來的，是主人們的殷勤的招呼 and 幾個熟人的握手。那天見面的全是熟的人，除我外，是杜衡，霞村，望舒，吶鷗。

房間裏的陳設是頗雅緻的，雖然全是舊的，而質地却屬於中上等，式樣是半西洋化的，一見便知是從拍賣行裏過來的，原先屬於頗闊氣人家的傢具。在一張小茶几上，放着一個仿製的古鐵瓶。在覆着棉布桌圍的小圓桌上，有着專為客人預備的紙煙，和一個有一匹小動物騎在上面鐵煙灰盤。

主人預備了各色的酒。客呢，雖都不善飲；可客是那樣的批客，所謂當時的青年文人，

容易興奮，容易在熱情中溶合起來，於是大家都在主人的感情下喝得紅光滿面了。飯後，靠近爐火，零亂地坐着。抽着煙。喝着濃的咖啡。

是那樣一種氣氛，同時又是用那樣一種形式消磨着時間，我們那晚所談的，當然照例不免是些表面彷彿慷慨的或憂鬱的而其實是可笑的滑稽的牢騷了！夾在這些牢騷中間，自然還有些自己的瑣事，別人的趣聞，以及天氣，電影，書籍等等。

可這一來，我和丁玲却從此慢慢熟悉了。而且發現了丁玲的思想的表面，雖似蔑視人間的一切，生活在無可奈何的絕望中；而其實是如莎菲女士所說：「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久沈在失望中……」

至於爲什麼會構成丁玲那思想和傾向的本質，在此地，我想帶便來作一個簡短的分析。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的丁玲，是一個早寡的可是剛毅的向上的母親的倍伴和看管和影響下，慢慢的長大起來的。所以，從小在寂寞的環境裏，自自然然的養成了一種脆弱的，善感的，可是勇敢的，驕傲的性格。然而，當丁玲跨出大門的第一步，却又突然被捲入由五四運動所掀起的新潮流裏了。於是這沒落的貴族的女兒，在新的空氣裏有了新的變化。資產階

級的早晨的文化和往前邁進的自由精神，摧毀了她那自發的階級的悲哀的萌芽，將她造成一個新人，跟着資產階級的隊伍而一同前進了。不幸資產階級剛在含苞的時候便又萎謝了。它的文化也同樣急轉直下，成爲萎靡的狀態。本來拍着翅膀，要往紅着初日的遠方奔去的「女神」，因爲自己的無力而墮到塵埃，徘徊於「歧路」了。於是這個充滿了熱情和理想的年青的丁玲，也在前進路上碰壁了。同時，當時中國的新興階級，雖說已經形成自己的隊伍，而且正在爲民族的和自己的解放開始戰鬥中；但它還沒生長到可以展開全線的時候，文化上的戰鬥力很薄弱，文學這一翼是完全放棄了。這對於正在苦惱着新憧憬的破滅的丁玲，無從給予她一個再改造自己的機會；再加她自身的經濟觀念不僅阻止她認識社會變革的新的動向，甚而還加以蔑視。再加頹廢享樂的文學，流浪漢的悲哀的文學，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的文學，作爲衰落的資產階級的精神的反映和服務，以至於掙扎，正於五卅前後風靡一時。因此，正和當時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這碰壁之後，前無去路的丁玲，便會自然的遁入這空中樓閣中。被麻醉着，被鎔冶着，同時混和着一種重新抬起頭來的舊的悲哀，這樣，不久便築起丁玲的哲學了。而且爲這哲學生活着，寫着小說，在不自覺的生長中，不自覺的成爲一個資產

階級的戰士了。

可是丁玲的生活態度是誠懇的，認真的，嚴肅的。我們應該鄭重地注意這一生生活的態度。在她充滿了虛無色彩和感傷絕望的初期作品裏，一種要求生的精神，始終飽滿地雖則隱晦地灌注在各篇的血液中。這一生的追逐，使她異於同時代的許多其他資產階級的作家。她要活，然而她看見自己被葬在一座腐爛的坟墓裏。她要呼息，然而周圍只有污濁的穢氣。有一流的作家是安臥在這坟墓裏感到異常的舒適，於是他要歌唱坟墓的偉大的美麗了。而丁玲，她厭惡這裏，她的情願在這裏終結她的一生。雖然如被困在一座漆黑的牢獄裏無法逃脫，然而要衝破鐵門，高飛遠走的心，即在這受困中也沒有片刻被壓下，被消滅的。夢珂雖「以後依樣的隱忍的，繼續着到這種純肉感的社會裏面去，」而且「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見慣了，慢慢地可以不怕，可以從容，但究竟（不過）是使她的隱忍力更加強烈，更加偉大，以至於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無禮於侮辱了。」所以夢珂雖一步步地被腐爛的資產階級社會所同化，然而有一段最後的不甘心隱忍在她心裏的。莎菲女士則當她預備「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生命的餘剩」的時候，「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狂笑的憐惜着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莎菲，我可憐你！」從這一對於當前的生活的痛切的
可憐，故而莎菲女士其實是不情願享受那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的頹唐孤寂的生活是一
個顯然的事。（然而莎菲女士倘要在這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再生活下去，那她必須轉換另一條
道路，追逐另一種生活，自然，也可能是沙龍生活，少奶奶生活的。）至於阿毛姑娘，物質
的虛榮的不滿足雖已將她丟入苦惱，失望，以至於病痛的漩渦中，然而當時「如果小二能懂
得她那苦衷，跑過去抱起她來，吻遍她全身，拿眼淚去要求，單單爲了他的愛，去珍惜她的
身體，並且發出千百句誓言，願爲他們幸福的生活去努力，那阿毛重新溫暖起那顆久傷的
心，去再愛她丈夫，去再爲她丈夫的光明的將來而又快樂的來生活，也是不可知的事；」因
爲阿毛那時還沒有幻滅到「無論你再痛苦些也好，再幸福些也好。人一到了死，都是毫無感
覺的冷寂的躺在大地裏，」以至於「幸福只在別人看去或羨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終也不能
嘗着這甘味」那樣程度的虛無。因此，我不能同意那些觀念論者的機械的說法，因爲在黑暗
中裏的女主人翁個個都過着頹廢的日子，便硬派作者是一個沒落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不
錯，丁玲當時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戰士，如我上面所說；但她是屬於一個失望而悲憤的，無出

路的，可是還保留着向上的朝氣的勇敢的少年資產階級的向上的氣質，便是決定她後來在社會變動的開展和深入中，看出新的真理，看出民族的和個人的新的前途，因而努力從自己階級裏脫離出來，作爲勞苦大眾的文化戰鬥員而積極地去服務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並不是說，每個少年資產階級的作家，都可能在大風暴中覺醒過來的，惡之花

的作者鮑特萊爾和沙甯的作者阿志巴綏夫，都是趨向反動或沒落的最好的例子。

當時丁玲是深深地感受着寂寞的。她需要朋友。可以隨便談談，也可以傾吐藏在心底的煩惱和痛苦，而會得到對方的真摯的理解和同感。尤其是，不要把她當作一個女人，或者一個作家。然而倘你要她爲了得到朋友去委曲自己，這又是她所不能片刻忍受的重刑。像女作家專號的編者的登門造謁，也許有人覺得這是作者的光榮，正在恭候他的到來罷；然而丁玲非但沒有受寵若驚，把他迎接進來，反而托辭不見。從這事實，就可以充分說明丁玲當時雖寂寞，雖需要朋友，而且也不缺乏得到朋友的機會，可是終於沒有如願以償的理由了。

同住一屋子裏的從文，在生活上是大大家都無間隔，而且相熟也很久了。然而她不會把內

心的苦惱和不安掬給他看。那末也頻面前該可以傾吐一切罷。一個愛人，一個共着甘苦的同伴，同扛着生活的重擔爬往將來去的。但這又不可能的，因為她要掏出來的，正是也頻所不喜歡的甚至厭惡的東西。爲了也頻的熱愛，爲了他們過去的神話中似的過來的天真日子，爲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可以做些事情，她只好把自己的慾望壓在心裏。可是，當也頻出去只剩了一個人的時候，或者也頻已經睡着的時候，甚至有時正當一個人很快樂的時候，這慾望，突然又反芻到感情上來，把她拖進苦惱的漩渦去了。在不算情書那一段散文裏，丁玲會自述到那時的心境：

「……從這時起，我們形式上是一天天遠了。……我呢，我仍舊不變，我對你取着絕對的相信，我還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給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再見面，可是忍耐過去了。……」

當時我是不會看出她那種矛盾的苦惱的。雖說我們很熟了，她也從不會向我提到她這內心的祕密。自然有時也會偶然問起：「××近來怎樣？」蓬子，你這幾天有見到××麼？」我只知道他們中間的糾紛早告結束，大家各爲自己的工作 and 事業忙碌着。因此，我的回答也

照例是隨便而無關痛癢的：「他正在翻譯蒲列汗諾夫的××××××××。」「前天見到他的。」接着大家都談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

丁玲是很會講故事的。她有那樣一種天生的才能。也許開始的時候你心裏還在想念的別的事情，但不久便被她那有黏性的描摹和敘述所膠住了。至少，我個人是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的。

在燈底下，她常常和我講到她的家庭裏的故事。她講到父親怎樣愛講究，愛漂亮，每天辮子梳得光光的，辮線自然也是最時行的貨色了。他的性格是最灑脫的，喜歡揮霍，不會管理家務，對於金錢從來不會有過盤算和計較。有一次，他在外邊看到別人騎着馬兒過去，很羨慕那姿態，覺得非常的好看。於是出了重金，差人上外地去買回許多白馬，每匹都給配上白緞子的繡花馬鞍。時候正在春天。遍野都綠着嫩草。他邀請了許多鄰舍，各騎上馬背，放到一片大草坪上去。但自己又是不會騎馬的。只好背着一條光滑的長辮，站在草坪邊，眼看白馬的蹄子在綠草上奔馳着，心裏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和愉快。她又講到母親那種賢淑

的性格，從不會爲了父親的過度的放縱和揮霍，而發生過夫婦間的齟齬，也從不會問過一聲家裏的經濟情形。在那種不管事的情形下，母親的少奶奶生活自然是閒空而寂寞的。因此在自己的花園裏架起一座秋千，好在無聊或煩悶的時候打着來消磨時間。一直到父親死去了之後，她才知道這一向不管事的家庭差不多已經破產了。那些上門來弔喪的，差不多都是同時來討錢的債主。但她並不會因此而冤過父親一句話。後來搬到常德，住到舅舅家裏去的時候，她便決心去讀書，要爲自己的將來打開一條出路。同時對於丁玲和丁玲的弟弟，雖然都還很幼小，做母親的是怎樣希望她們向上，而從不會有過溺愛驕寵的事情。她又講到她的一位伯父怎樣在年青時候的突然的失蹤。以後便沒有下落，連生死存亡的消息也無從聽到。直到二十多年以後罷，本地有人上四川進香，在峨嵋山上遇着大雨，倉皇地奔進一座寺院裏去躲雨的時候，看見一個老和尚在廊下安閒地下着棋子。把來意說明了，和尚彷彿也沒有聽到，一心只浸在棋子裏面。大概是已經下完一局的時候罷，其中的一個忽然昂起頭來，向他打量着，淡然地問着「你可是湖南××人嗎？」「某人（即丁玲那位伯父的名字）現在怎樣了？」「他家裏可好麼？」那避雨的人把他的失蹤，家人的焦憂，尋訪，以至於他的兒子已

經娶了媳婦，說了一個大概。和尚沒有繼續再問他。等到回到家鄉，他便向丁玲的伯母談起這一回事。並且說，和尚雖然說着外路話，但口音裏彷彿帶着本地的聲調，似乎先前也是本地人的樣子。這纔使丁玲的伯母感觸到那和尚也許家是她的丈夫罷。可是，當她差人上峨嵋山去訪問時，這和尚又不知雲遊到那裏去了。而且，正在這前後，他彷彿觸動鄉思，曾經回來看過他的妻子和兒媳，只是沒有進門，在外邊留下一個記號又離開了。以後便沒有再聽到他的踪跡。至今又二十年了。她又講到她的一個表姐嫁給一個清華學生的時候，無論臉色上口氣上都顯着多麼的驕傲和快活；因為當時出洋的人很少，而清華學生是可以官費上美國去的。不料才渡過一時甜蜜的冬天，她的丈夫染到一場時症死去了。那時她真悲傷得要死。爲了消磨她煩惱的日子，便上長沙去進學校，可是這期間又和另一個親戚發生了戀愛了。而且結了孕。以她世代官宦的家世，以她父親，丁玲的舅舅在常德的地位，聲望和嚴厲的性格，這出醜的事是萬萬不能洩漏的。只好哭着和母親商量。雖然母親也很不滿，但一則因愛女心切，二則也不肯家醜外揚，於是把她關在三間積滿塵灰，終年鎖閉着的空房裏，買通一個老媽子夜間送要喫和要用的東西進去，不料，一天深夜，她的弟弟起來解手，看見那三間

空房裏有着隱約的燈火。以爲是出現鬼怪或者盜賊了，突然驚喊了起來。做母親的當時雖把他責罵下去；可是女兒是不得不搬家了。第二天，出了重金的賄賂，將她放到一個佃戶的家裏。這貴族小姐便在那茅屋中生下了她的私生子。以後便住在娘家。和一個堂妹妹發生了弱烈的同性愛，逼着她也不許嫁人。日常的生活是打牌賭錢。兩個人串通的從親友們手上贏過來，然後再浪費去。便這樣頹廢的生活到現在。她又講到民國初年會做過官，後來灰心了。便回到家裏做老太爺，什麼人見他都怕得要命的她的舅舅。她又講到在外面過着土匪生活的她的堂兄。她又講到自己，她說：「我小的時候，記得害過幾次病，我的弟弟也是愛害病的孩子，每當我們不能在戶外去玩，唯一來慰藉我們的，便是母親的故事了。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又攆到她的身旁，都是些圓的天真的眼睛望着她，她娓娓不倦的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放到我們腦子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來還如在目前。我母親不特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她的自身，她對於生活的勇敢，雖說我是非常幼小，却也是很大的刺激。後來，我大了一些，我不要聽我母親的故事了，我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裏慢慢的去看。有幾年的時間，從十歲到十四歲，我只有寒假才同人家團聚在一塊，不是寄宿在學校，

學校裏只有我一個年紀小，就是住在我舅舅的後花園裏。日裏和一羣頑皮的同學以欺侮教員爲遊戲，一放了學，便只剩一個人，不管在家裏的慢慢黑下來的園子裏也好，或是學校的大操場也好，總之在這些時候，我除了望着一陣飛過的歸鴉和數着那最先發亮的星星以外，便總是找一本書，度過那靜寂的下午和夜晚。這一個時期中我幾乎把我舅舅家裏的那些草本小說看完。而且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就是那些林譯的外國小說，也看了不少，小說月報（美人封面的）和包天笑編的小說大觀，也常常讀到。我母親很不滿意，因爲放棄了其他的事。不過當我進了中學，一種新的完全是集團的生活，又加之「五四」的潮流的波浪也湧到我們那小城市，我在學校裏變成一個活動分子，是一個出風頭的學生，我又轉了幾個學校，雖說得過國文教員的鼓勵，把我的白話詩給刊載在一張附刊上，我總對文學不大有勁，總覺得與其去讀做爲教本的嘗試集，甯肯每日一翻民國日報的覺悟爲有用。所以雖說那時女神也會在中學裏哄動，我都沒有關心，而且跑到上海來了。（我的創作生活二十一頁）她又講到了上海之後，怎樣和當時那一班革命的知識份子混在一起，可是因爲自己年紀小，同時別人也只將她着做一個小孩子，只同她玩着鬧着，這時她算是生活一陣天真的熱鬧中。後來在

種種打擊下不願意再呆在上海了，便飄然流浪到北京去。那一段時間，她完全沈到一種什麼人也不理解的，也不願意什麼人理解的，只自己深切地痛感着的頹唐中，一直到和也類同住。常常是這樣的：一個人跑到陶然亭去，或者，夜間喝醉了酒，在黃昏的古城裏茫然地躑躅着。是在一年的最後的一天罷，在朋友家裏喫完年夜飯，已經是三更天氣了，人是迷迷糊糊的醉到連站也站不住了。她掙扎着身子起來，一定要回去。不管大家竭力的攔阻和勸誘，還是要走出門去。最後無法可想了，朋友決定自己伴她回家，路上也好放心些，可她也不答應。一個人坐上洋車，也不說地方，叫車夫一直往前面拉去。等到被冷風吹散了酒氣時，睜開眼睛往四面看看，冷落的，只昏黃的電燈光霜似的凝在地面上，不知被拉到一個什麼荒涼的地方了。……

不久，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丁玲的母親帶着一個了頭到上海來了。作爲她的同伴和她一塊來的，還有另一位老太太。差不多前後的時間罷，從文的母親和妹妹也到了上海。薩坡賽路二〇四號這幢房子裏突然熱鬧了起來。

丁玲的母親已經頭髮蒼白了。可是很康健，無論精神上肉體上都沒有中國老太太所常有的一種萎靡的樣子。一個棕色的飽滿的臉，一雙坦白的直心腸的眼睛。莊嚴的，可和藹的，誠懇的。沈靜的，可不固執着的，不迂腐的。在她面前，你可以放膽地談着笑着，而不會感到一個長輩的威脅。

丁玲也頻時常陪着母親出去，因為她還是初次到上海來。同時那另一位老太太是特地爲了來看看上海的光怪陸離的世面，才決心離開她那家的，因此更不好意思讓二位老人家長日坐在家裏了。日子是過得熱鬧而且快樂，可是這一來，沒有時間寫文章了。而且母親帶來的四百塊錢，不久被偷偷的用下去不少。丁玲是不願意母親知道他們外面的拮据，到了月底，明天要付房租了，也頻才被逼得只好出去向書店向朋友張羅錢的窮忙情形的，深怕她轉去之後會因她們生活的困難而深深的不安，而發生過分的擔心和掛念，因此必須找一筆錢補足那原來的數目。可是，既靜不下心來，也分不出時間來寫文章，這要補回去的願望顯然是不會兌現的。她常常因此煩惱，和我說到這上面不只二次三次。

暑假，她們四個人一同上杭州了。我趁返鄉之便，路過杭州時也會上西湖去看過她們。

丁玲說起母親怎樣喜歡西湖，明淨秀麗的山和水，大的幽靜的寺院，好的空氣，和平的安閒的鄰舍，給了這老太太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大有不願再回湖南的意思了。可是做女兒的和女婿的是寫不出一個字，而且也頻正病着很凶的痢疾，母親帶來的錢是差不多就要用完了。跟着她的話，她露出一臉煩躁的苦笑。

等到母親轉去之後，從文也上中國公學教書去了。二個人是住不起這樣一幢房子的，把原有的傢具拍賣了許多作爲付房租和移家的費用，便搬到對面二一九號的三層樓上去。

我也於這一學期結束了自己的教書生活。在馬浪路借了一個傢具現成的亭子間，從學校裏搬出來了。馬浪路隔壁便是薩坡賽路，我的飯食是包在薩坡賽路路口的一家俄國館子裏，時常在飯後踱到他們那邊去扯白話。我們就成了很親密的鄰舍。

丁玲收束了放縱半年的野馬似的心，正在開始靜靜的寫着一部長篇小說。她說這小說是寫五卅前夜的幾個知識份子的故事的，但不肯說出她的故事的內容。她以先有那樣一種脾氣，計劃着或正在寫作中的小說的題材和結構，是不願意在完成之前告訴人的，自然也頻是一個例外。

人是很高興，因為天天下午可以寫個三千五千字，而不感到文思的停滯和困難。有時夜間跑到我這裏來，說今天又寫了幾千字，意思是現在應該休息了。於是我們便出去逛逛馬路，或者買些水果回來，偶然也去看電影。

雖然文章是不斷的寫下來了。聲譽也一天比一天隆重起來。從不相識的青年們的心中，向在黑暗中的作者表示了充滿熱情的可寶貴的敬意，寄了長篇的仰慕的信來；甚至於東京的留學生中間，有女人把她當作一個男人而寄來了含着求愛口氣的纏綿的信，也會被丁玲接到過的。可是這並不能把他們的生活同時抬高到和作品一樣的水準去。雖說因為自己不會安排，傳統的灑脫的血液和西洋的個人主義文學的影響，在她身上造成一種不想到明天的習性，恥於在金錢上面有所打算和計劃。然而常常現出窘相是一個事實，口袋裏只剩了幾個銅子，而晚餐還沒有着落，只好揀取幾件比較完整點的衣飾，由也頻捧着去看當舖掌櫃的佈施的眼睛，也是一個事實。在這事實裏感到生活一天天的縮緊；同時紅黑出版部的失敗，放出去的書賬收不回來，反背了一身拖借來的債，更逼得他們急於要找錢的野心超過為自己的理想——文學服務的野心了。

恰巧山東省立高中到上海來請教員，托的人是陸侃如夫婦，從文的同事。由從文作介紹人，也頻便下了決心和丁玲暫時分別，單槍匹馬的上濟南去了。這也是頻短短一生中最初得到的也是最後的一個正式的職業。時候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

決然單獨離開上海是經過幾次理性的商量的。丁玲留在上海寫文章，也頻在山東安心做事，那暑假見面的時候也許可以還清拖借來的債，好放下這塊時常壓在心上，給人很不舒服的感覺的石頭罷。然後再好好的來生活，好好的來寫文章。這是紅黑出版部的夢破滅之後的一個新夢。

丁玲他們住着的三層樓原本有前後二個房間的，不久將只剩了丁玲一個人，那不必要也不可能負擔這巨大的房租了。（雖然也頻在做事，但目的是爲了掙錢去的。）退去一間呢，倘搬進來的是一個成天打着牌，或者開着留聲機哼着京調的，上海常常會遇着的討厭的人，那隔壁房內的丁玲將怎樣在這煩擾的空氣中實現她預定的計劃呢？恰好從福建來滬不久的魯彥正在找尋一個比較乾淨的房間，又加大家從前在北京都認識的，於是他們就做了緊鄰，而且也頻走後丁玲將自己的那一份飯也搭在魯彥那裏。

也頻走後的這一段短短的時間裏，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見面的。常常在夜裏，一盞套着一個大的磁燈罩的電燈底下，兩個人靠近爐邊，對着紅紅的爐火，什麼都談，談不完談不厭的談下去。我抽着煙，不久這小小房間裏便被白霧所塞住了。在這煙霧中丁玲似乎感到窒悶，站起身來去打開窗戶了。

我們的談話，終於在某一天夜裏，談到了玲久已要告訴我的而終於隱忍下去的話上了。這話，彷彿一團長久塞在她心頭的淤血，現在才一口氣吐出來了。雖然是感到劇痛的，可是吐出了之後可以比較舒暢些。她告訴我這一年來的隱痛，生活在矛盾和不安中的煩亂的心。她是那麼孤傲的一個人，有勇氣去蔑視別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的，此刻是低着頭，垂下眼睛，幽幽的帶點顫抖的訴述着。雖然映着紅紅的爐火，仍舊可以看出她的臉色有着一種不常見的奇怪的慘白，一種說不出的悲傷的緊張和興奮。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頭來看我。有時會說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傷心的哭泣着。

她告訴我的是，和我那朋友，雖然後來決心寫信和他訣絕了，但她是不能忘記的。這二年中，因為想到他而瞞着也頻而獨自傷心着的事情是有過。想給他一封信，而終於忍下去

了，或者正在開始寫着而又終於毀去了的事情也有過。刮着風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圍，徘徊着，希望能夠偶然見他一面的事情也有過。……她說她是不能忘記的，然而沒有一個人知道她這秘密地受着苦的心。

可是，等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前夜，我受了一個朋友（不是上面提到的那朋友）的委託，徵求她是否也願意參加的時候，她又忽然問起我那朋友是否也在內。等到知道他也是發起人之一的時候，她凝住眼光默思了一會兒，好像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預備犧牲什麼似的，望着我說：

「蓬子，我不參加罷。」

但丁玲並非蔑視這一作家的政治的組合，時常很關心的問到它的現狀和進行的方針。我拿萌芽送給她，或者告訴她一些消息，總是用很愉快的態度來接受了。她當時是因爲一種感情的矛盾，雖然很想見到我那朋友，但深怕見了之後又會引起生活上更大的不安和糾紛，因而不願意參加左聯的。

其實，我自己雖則參加了；然而一個知識份子的過去的積習，是不會一搖頭便立即消滅

的。因爲現今的知識份子大都是保留着資產教育所培養的壞習氣超過好習氣的：他們有自己的生活的哲學，趣味和感情。而這些習氣的頑固性，往往成爲他們前進路上最大而又最麻煩的障礙物。因此，即使是那些進步的，即常常憬憧看理想的光明的到來，因而預備或已經置身到鬪爭的旋渦中的人們，如果不根本離開他那階級，尤其是，不在日常生活中和鬪爭過程中厲行自己清算，自己檢查，以至於自己監視，那這憧憬，這熱情的獻身，往往不能持久，結果甚而至於會變成不是懷疑和不满，便是消極，無聊和牢騷。我當時雖則將生命獻給大眾了，但生活上仍舊是一個昨日的自己。所不同的，是在一種新的忙碌中開始了一種新的興奮。

丁玲這時是被一種異常的厭倦支配了她的心，在一種黯然無色的沈悶中，悄悄的過着一種乏味的日子。文章一個字也沒有寫下來，時間消磨在每天和也頻寫信和我談天的中間了。也頻在濟南彷彿也很寂寞，也不放心，來信來電促她上山東去。

幾次躊躇不想去，但躊躇中又終於下了決心了。我替他拍去一個電報，回來便幫着收拾行李。那天晚上幾乎沒有睡，兩個人坐在行李堆旁，談着談着，分手的時候已經晨四點鐘

了。我回家閉着眼睛略略休息了一忽兒，最初的蒼白晨光便透進窗戶，同時我的疲倦的眼睛也被一個很熟悉的聲音所撥開了。我睜開眼睛，看見丁玲站在房門口，微笑着說：

「蓬子，起來吧。」

都市的早晨和它那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的夜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此刻，除了清道夫寂寞地掃着馬路外，祇有送牛奶的自行車的鈴聲了。因為離開上車的時間還遠，兩個人便在清冷的馬路上兜着圈子。

回到了丁玲那房間裏，李達夫人已經等候多時了。她很着急的說：

「時間已經不早，趕快去雇車子罷。」

接着我們便動手把行李搬到門外，就在對面汽車行裏叫了一部汽車。李太太因為家裏有小孩子，由我一個人送她上車站去。

在汽車裏，丁玲交給我一封信，要我火車開走之後再看。

當火車快要移動的前幾分鐘，我們握着手，沉默着，什麼話都不說，彷彿被陷在一種無限傷感的空氣裏了。可是火車開始移動了。我們只好分開手。一直到火車消失在我視界之

外，才一個人惘然地走出車站來。

展開她給我的信，滿紙是悲傷的話。

丁玲走時因為不方便搬移傢具到朋友家裏去寄存，由我遷到薩坡賽路一一九號前樓去。可是，不到二個月，一個五月的上午，二個人又突然從山東回來了。推開門，也頻跑進來和我握着手，滿臉高興的笑着說：

「蓬子，好幾個月不見了。」

「我們又回來了，你想不到罷。」丁玲說。

因為前幾天我還接到了丁玲寄來的信，其中說到做老師的怎樣受學生歡迎，被擁戴着做成文科主任了，返滬的話是連影子也無從看出，我真有點迷惑了。

「怎麼回事呢，難道放假了麼？」

「慢慢的告訴你，話長啦。」

等到也頻在法國公園後面找定了房子之後，他們才詳詳細細告訴我這次回來的原因。因為也頻教授左傾的文藝理論和文藝作品，被學校當局和軍警當局所嫉視；雖有學生的擁護和

支援，可是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了，實行逮捕的謠言也不斷的由同事由學生口中傳來。在出走前一天，一個感情最好的同事好意的來告訴他，也許明天就會發生事情的。於是只好倉皇出走，由青島繞了一個大圈子才轉回上海。

經過這一場風波，彷彿這時少年夫婦都改變了。被一種熱情的興奮趕散先前纏繞在心頭的憂鬱的幻影。

這時我們幾個人辦了一個文學和社會科學的補習學校。也頻也擔任了一門功課。在這學校裏，重新遇見先前和丁玲有過愛情的糾紛那朋友。但是誰都沒有被先前那種不愉快的回憶所擾亂，各人都沈靜的處理着自己的事務。

同時也頻參加左聯，擔任工農通訊委員會的主席。

也頻完全換過一副骨頭。他不再爲自己的文章受壓迫而感傷了，他也不再以殷勤侍候丁玲了。在工作精神上，他顯出了個新生之犢的英雄。正如丁玲所說的，也頻的能力做事比寫文章的適宜性更大些。但也頻並沒有放棄他的寫作，他有強烈的自信心，他要在鬭爭過程中訓練自己的新的創作方法，獲得自己的創作題材，他一生之中最有魄力的後半部光明在

我們前面，便是這時候忙中偷閒寫成功的。自然，直到也頻最後受難的一天，還沒有完全洗淨自己的舊感情和舊意識，沒有轉換到完全政治化和階級化；因為正在自己轉換的過程中，不幸便落到殉難的網中了。

丁玲因為小頻在肚裏，不方便做事情，差不多天天都少出來。但她的感情也比較平靜多了。雖然那朋友爲了工作上的必要，時常進出於他們那裏。而且看到那個人，丁玲也不免心內感到：「每次我們的遇見，你都在我心上投下一塊巨石，使我有幾天不安，而且不僅遇見，每次當也頻出去，預知他又要見着你時，我彷彿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面前了。」但另一方面此時丁玲已很會理性的克制自己，「我不願擾亂你，也不願擾亂也頻，我不願因為我是女人，我來用愛情擾亂別人的工作……」（見「不算情書」）這時她以痛苦的寶貴的努力，當舊感情抬頭起來的時候，用理性的力量重新又壓了下去。

同時丁玲開始她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雖然所寫的仍爲革命與戀愛的單調的公式故事；而且在故事中也看不出革命怎樣在困難和艱苦中，在屠刀和鐵鞭下，日益開展和生長的真實面目；即那作爲革命的知識份子的男女主人翁的性格，作者也沒有辯證法的表現出實際的

轉換情形，——怎樣通過內心的痛苦，矛盾，通過鬪爭的危逼時候的動搖，通過種種的錯誤和克服，在繞了一個彎彎曲曲的大圈子之後，終於以階級的責任心和利害觀念代替了個人的得失的計較，以階級的感情淹沒了個人的愉快和悲哀，建築起了一個新的堅強的階級的人生觀，但在這時期的丁玲的小說裏，已經意識地主觀地讚美着同情着革命者的獻身於工作的精神，而且努力要將革命的利益，提高到自己可能達到的程度；雖然結果並不如作者所企望，但這是被常時的生活所產生的能力和理解所限制住了的。

不久，小頻落地了。丁玲既放下一個累贅，此後身體可以自由支配了。因為也頗願意離開上海到另一個地方去，兩個人便準備怎樣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怎樣向年老的母親撒謊，而且決定真到了不能隱瞞老母的時候，那也只好忍着不管老人家的悲傷——年青人是不能也不該作爲過去了的那一代的生活的墊腳板，把生命和時光，爲了他們的歡樂而完全犧牲去的。

可是不幸的一天終於到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深夜，丁玲跑到我那裏來，氣喘喘的，雖竭力鎮靜着，但臉上仍舊露出倉皇和緊張的顏色。我一見很奇怪，以爲二個人又爲了不必

要的感情衝動，把丁玲逗到氣憤憤地跑出來了。

「你今天有見到頻麼？」跨進房門便劈頭問我。立即使我明白事情沒有這樣單純，隱約的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不安。

「怎麼樣？你這種什麼意思呀？——你坐下來，慢慢的說罷。」

「我問你，今天你見到頻麼？」

「上午十點鐘見到的。分手的時候頻說去找從文寫字的，下午就沒有再見到。」

「那一定糟了。」她沈默了一忽兒。「蓬子，頻到此刻還沒有轉家呢，他說好中午是轉來喫飯的。恐怕靠不住有問題。」

但是我知道他今天沒有別的事，也沒有別的地方要去。不可能發生危險的。或者有其他的不測罷。「我想不致於有什麼問題的。」

二個人雖這樣自慰着，但都商量不出什麼地方可讓也頻留戀到這夜深還不回家的。幾個熟朋友的家裏，近來也頻非必要就很少去，事情完了就回家招呼產後的母親和新生的小孩。所以理性的猜度和考慮的結果，反而彷彿眼前現出了一個不祥的幻影，至少或者受了汽車之

類的不測罷。

甯可讓朋友受虛驚的，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應當迅速地傳展這消息。這是我們的責任。
丁玲離開的時候便找乃超去了。

這時另一個朋友闖進來，苦笑着告訴我柔石已經發生問題了。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他也完全不明瞭。

第二天這些消息一一證實是事實了。丁玲雖暫時以少爺被汽車碾傷的理由敷衍了房東和奶媽，但舉止的倉皇，反常，飯也不喫，只匆匆的跑進跑出，做房主人的自然會想到女房客所說的話恐怕有幾分靠不住罷。雖說還沒有人來搜查過，但此地住下去不很妥當是顯然的，於是丁玲就匆匆搬到一個女朋友那裏去。

也頻已經有信寄出來了，要丁玲從速設法營救，延遲一天。恐怕會更困難一天的。在也頻的信裏，依然是熱情的，慷慨的，沒有因爲失去自由而萎頹下來。他說到萬一不幸被判決幾年徒刑，希望丁玲不要因此而煩亂起來，要平靜的活下去，這幾年中要好好的寫下一些文章，好好的撫養小頻。

經過從文的幫助，是託到京滬間的幾個有體面的人物了。然而沒有一點實效。在寒風中，在雪地上，丁玲朝朝暮暮的茫然地奔走着。雖說沒有一點實效，不過在奔走中引起了一種空洞的希望，由這希望支持她的疲累了的的身體。

有一天，在我們相見的時候，丁玲忽然這樣告訴我，南京的一個朋友來信說到也頻有一個方法可以出來，要是他能夠寫下一篇懺悔的文章。我沒有響。丁玲接着又趕忙說，我當時是拒絕了，如其以無恥的投降保全性命，甯可慷慨的去完成也頻對於階級的最後的責任。

終於也頻殉難的消息傳到了。她哭泣着，在一種無限悲傷中，彷彿精神和肉體都同時瓦解了。

不久，丁玲咬着牙齒，撫着創傷，靜下這顆被慘變所擾亂了自己的心，排開一切起伏紛亂的感情，把眼睛放到明天，怎樣來安排自己以後的生活。因此，先決的問題：第一，得好的瞞過母親，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不必再讓她多受這意外的送命的恐嚇了；第二，須把這新生的嬰孩找到一個穩當的寄托地。

決定由從文作伴，將小頻送回外婆那裏去，藉口也頻被繁忙的事務牽住身子，不能片刻

離開上海。

許多知識份子的女性，表面上彷彿很堅強，其實只要碰到一個小小的打擊，便會慌亂到不知怎麼辦好，或者萎靡到一切都絕望了。這並不奇怪，是被現社會的經濟條件所限制了：作爲男人的財貨的，傳統的血液裏消失了自主力的女人，往往以男人的意向作爲自己生活的指南針，一旦失去了這指南針的時候，她這泛在人生海上小小的船隻，便會茫茫地無所歸的。而丁玲，在這危險的風浪前面，却自己定下了一個前進的方向。

等到湖南回來的時候，表面上丁玲是完全恢復先前的平靜和活氣了。那被犧牲的，對於丁玲雖然是一個無從補償的損失，但既然無從補償，那憂傷只徒然毀壞著自己罷了。而且，死，正是也頻完成了自己對於階級的最後的光榮的貢獻，那活着的，倘將全部時間和精神消費於悼亡的悲哀中，未免太無意思也太可笑罷。踏着被難者的血，繼續奔向槍刺下面去，這纔是也頻的同伴，也頻最後一剎那所期待於未死者的丁玲的明日罷。

但一個人的感情是生根於他的生活的。作爲現社會的寄生者的知識階級，在轉換的途

中，不僅隨時感受到新生的艱困和痛苦，同時隨時會遇到舊情緒的襲擊而顛蹶下來的。

丁玲當時對於自己此後所走的道路雖決定方向了，但她的感情不無因此起了一種變化。果然不再哭泣了；但是變成了一種頹唐的興奮。常常一天不喫東西不覺得饑餓。常常一個晚上不想睡覺。常常一個人躺在床上，向窗外浮動的白雲，出神似的凝視着。她表面彷彿很平靜了，其實心是被一種自己也不明白的紛亂和矛盾蹂躪着。

朋友間常常去看她的，是李達夫人和我。後來，我和妻便遷去和她同住。

一個可怕的影子慢慢淡下去了。生活慢慢走入了正軌。

爲了以後工作上將常常見面，不允許人的恩怨和成見梗在同志間；她託我把那朋友找來作一次坦白的解釋，讓過去的一切隔閡都在解釋中忘記罷。

接着丁玲便負責北斗雜誌的主編。在忙碌中，在給她分擔的一個政治責任下，這才真的把個人的要求漸漸放棄了。連載在北斗上中篇小說「水」上面，作者已經丟開個人的身邊瑣事的描寫，着眼於當前的偉大的事變；從死靜的心理的解剖，進展到羣衆的連鎖的活動；從知識份子浪漫的興奮，轉換成了階級意識的強烈的深刻的體會。這雖是一個單純的過程。可

這不是一個你願意那樣就能那樣辦到的過程。只有切切實實的刻苦生活着，英勇而堅決的鬪爭着，才會慢慢地明白個人的渺小，看清了那蠢如豕鹿的勞苦者的巨大的力量。因為一個知識份子的最大的病根，是不相信羣衆的力量。尤其是文學家。以適合他自己的感情，趣味，人生觀作為寫作的條件，他所覓取的題材，往往表面是浪漫的，實際是歪曲革命的，一種可笑，誇大而愚笨的想像。這不是一個或一羣革命者的英勇的歷史，這是他自己的滑稽的臉譜。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學家當他描寫粧飾着白雪冬天的農村的美麗的時候，是沒有看見也不願意看見那饑餓的農民們，顫抖着死在雪地上的真實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作家，當他讚美革命的勝利的明日的時候，他同樣沒有看見也不願看見革命的今日怎樣在艱苦的困難中生長起來的實在情形的。因為這實在情形會碰破他的正在痛快着興奮着的夢的。而這興奮和痛快正是發動他的文章的產生的父親和母親。然而新興文學是負着雙重戰鬥的任務的：——無情的打擊敵人，誠懇的教育自己的同伴和羣衆。而且戰鬥是不需要誇大，不能作錯誤的估量的。因此，真正的戰鬥的文學，必然是戰鬥的真實的戰史的反映。

丁玲從湖南回來的時候，是寫下田家冲；而幾個月之後，是寫下水了。雖出於同一個作

家的筆下，但中間的距離，中間的過程，誰都可以看出丁玲在這幾個月中是怎樣努力於自己的舊皮囊的丟棄罷。

一到一二八事變的爆發後，丁玲一度上前綫去參加救護慰勞的工作。雖不久便回到後方了，但仍竭全力於反帝的文學運動的推進和擴大。記得有一天，在中社開著作家抗日會的常會，雖因我們出席人數過少而不能通過自己的提案，但丁玲是始終爲階級的利益而堅持着自己的意見，聚精會神的默坐着，嚴肅的，憤怒的，凝視着，傾聽着那些掩護在反帝的旗幟下預備出賣反帝的羣衆的陰謀者的面目和議論，這時候，誰能再從丁玲身上找到她舊日的「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那絕望的哲學的痕跡呢？

接着是寫下某夜，消息，夜會等作品。完全是新的題材，新的風格，新的血液。雖然還殘留着缺點：如題材的積極性還沒有提高到可以和這殘酷而複雜的現實的鬭爭的正面配合起來，小說中的人物也還不是活生生的現實的戰士，多少帶着想像的成份：等等。

以丁玲過去自己鬭爭自己改造的歷史作爲保證，我們可以這樣期待她，最近的將來她會產生劃時代的紀念碑的作品的。不幸她失蹤了。現在，在一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悲慘的地方，

不知她受盡了怎樣的苦痛！

又是一副擔子留下給我們了，正像一個死去的戰士留下他的武器。爲了丁玲的不幸而悲傷着歎息着的朋友們，揩乾你的眼淚，抬起你沈重的頭，丁玲所期望你們的，是能繼續挑起她所留下的這一副艱苦而沈重的擔子。

一九三三，十二月。

（選自姚編丁玲選集）

女作家丁玲

茅盾

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罷，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鬭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裏爆發，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裏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理想的生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

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那時候，她不叫作丁玲，叫做丁冰之。

按照中國的習慣，她應該用她父親的姓——蔣；但是她戴了她母親的丁姓，因為她覺得男女既是平等的，那麼子女們也可以用母族的姓氏。這也是那時候很普遍於青年男女間的一種新思想。

在平民女學的丁玲女士是一個沉默的青年。她有兩個很要好的朋友，王劍虹女士和王一知女士。前者是四川人，後者和丁玲同鄉，也是湖南人。王一知不久都傾向了××主義，而且加入了××黨，但當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時候，她們全有很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傾向。

平民女學的創辦者（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因為種種困難，不能使這學校按照他們的理想；丁玲女士她們大概感到失望，所以不久就退學。以後一年中間，她大概沒有正式進學校，她和她的朋友王劍虹女士曾在南京住過一些時，過「自修」的生活。一九二四年，她又正式進學校，仍舊和王劍虹在一處。這學校便是後來在「五卅」運動中很起了領導作用而且產生了不少革命人才的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她好像對於政治還不感多大興趣，思想上她還是近於無政府主義。

在上海大學大約一年光景，丁玲到別處去了。那時，她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也像先前的王一知女士那樣傾向於××主義了，而且不久就因為肺病死了；也許丁玲因此感到寂寞，因此要換環境了。

一九二七年，丁玲發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說，那時她始用「丁玲」這筆名。這個名字，在文壇上是生疏的，可是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認識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也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人們於是更深切地認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謝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時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着「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如果謝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對於母愛和自然的頌讚；那麼，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這「幽雅」的情緒沒有關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個人主義，舊禮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熱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熱愛着而又蔑視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愛者，然而在遊戲式的戀愛過程中，她終於從醜觀拘束的心理擺脫，從被動的地位到主動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學生的富於誘惑性的紅脣以後，她就一脚踢開了他的不值得戀愛的卑瑣的青年。這是大膽的描

寫，至少在中國那時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膽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但那時中國文壇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記更深刻更有社會意義的創作。中國的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正在勃發。丁玲女士自然不能長久站在這空氣之外。於是在繼續寫了幾篇以女性精神苦悶（大部分是性愛的）作為中心題材的短篇而後，丁玲女士開始以流行的「革命與戀愛」的題材寫一部長篇小說了。這就是那韋護。這是一部八九萬字的長篇小說。在這裏，丁玲企圖描寫她那已故的好朋友王劍虹女士的思想轉變。書中的主角麗嘉就是王女士的影子，而男主角韋護是一個老牌的××黨員。這兩個人的戀愛結合很有幾分Romantic味，特別是在女主角那方面。麗嘉的思想性格，多少有些和莎菲女士相像，她的戀愛的發生與其說是由於男主角那方面來的思想的感應還不如說由她那少女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熱。所以在結合後，麗嘉雖然接受了××主義，却終不免因為戀人的忙於工作而奪去了他倆的溫柔密愛的時間而感到戚戚。直到那男主角覺得「戀愛」已經無形的妨害了工作精神而決然捨去的時候，麗嘉方始覺悟，也要說決心投身於實際的革命工作了。而這小說也就在此完結。在這結尾，丁玲

特地改變了她的故友的事實，表示了革命戰勝了戀愛。但是在全體上，除寫了麗嘉那種熱情的、驕傲的個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認識而外，那位男主角韋護是表現得并不好的。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二三年——二四年罷）的社會情形沒有真切的描寫也是一個缺點。

如果韋護這小說是丁玲思想前進的第一步，那麼，繼續着發表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就是她更意識地想把握着時代。這也是將近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以一九三〇這年上海的羣衆運動爲題材。知識份子的主角是懶惰的不革命者，鬧烘烘的左翼。學生運動對於他並沒有多大影響；但是他的妻——書中的女主角，却積極的參加了工人運動。於是在動搖矛盾的丈夫和極致命的妻中間，發生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結果那個妻爲了革命而捨去了戀愛。所以在題材上，這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大約和韋護相彷彿；不過作者努力想表現這時代以及前進的鬭爭者——這種企圖，却更明顯而且意識的。

一直到這時候丁玲好像尚未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雖然她愛人胡也頻已經是那聯盟中的積極分子了。接着就是胡也頻與其他四位作家的被捕被殺。丁玲女士個人對這××恐怖的回答就是積極左傾，踏上了那五個作家的血路向前！

從一九三二年夏起，丁玲再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陣外的「同路人」而是陣營內戰鬥的一員。那時中國的左翼刊物悉遭封閉，出版左傾書報的書店都受嚴重的壓迫，左翼作家聯盟在整頓陣容，改變了戰略以後，乃有北斗雜誌出版。這是當時全中國在左聯領導下的唯一的文藝刊物。丁玲女士當了編輯。她的短篇小說「水」就在這刊物上發表。「水」在各方面都表示了丁玲的表現才能的更進一步的開展。這是以一九三一年中國十六省的水災作為背景。遭了水災的農民羣衆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們和洪水奮鬥和饑寒奮鬥，最後，逃到城市的時候，又和欺騙他們的官吏紳士放賑員奮鬥，終和自己隊伍中的動搖思想奮鬥。全體的農民就革命化起來，這是一九三一年大水災後農村加速度革命化的文藝上的表現。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而且在事後又多用了一些觀念的描寫，可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

沿着這路線，丁玲又寫了許多短篇小說。上海的革命鬭爭是那些小說的題材。爲要充實她的生活經驗，她在九一八以後參加了許多實際鬭爭。左翼作家聯盟所積極進行的工農通訊員運動，丁玲也是實際工作者和指導之一。在左聯的幹部中，她是一個重要的而且最有希望

的作家。她的××，不用說是中國左翼文壇一個嚴重的損失。

她的最近的作品是短篇小說「奔」發表在五月號的現代。這是描寫了農村經濟破產下的農民到大都市裏來找工作，可是大都市中也擠滿了失業者，於是他們不得不再回老家去，可是他們堅決的說：不能再忍受地主的剝削了！此外，丁玲又寫了長篇小說母親，據說尚差萬把字沒有完篇，可是她就××了！

（選自交藝月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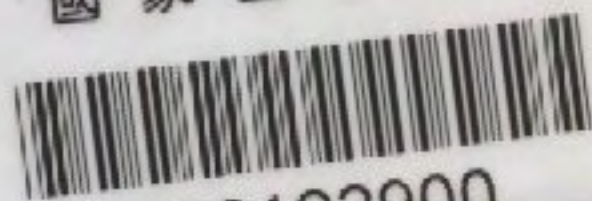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五拾參年八月廿日

蔣夢麟先生遺書

贈



國家圖書館



000122900



(本書是代表作下部)

版權所有

實價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上海全球書店印行
總經售處合衆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翻印必究